

握蘭軒隨筆  
劉氏遺著  
養齋軒隨筆  
困學紀聞參注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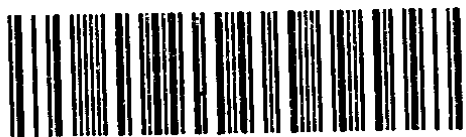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筆隨軒蘭握



3 0648 9820 2

著 彝 陳

握蘭軒隨筆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083  
117  
2:368

# 握蘭軒隨筆卷上

清 秀水卜陳

易

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雠。東海孟喜。琅琊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琊王橫。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為高氏學。母將施孟梁邱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尚書

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名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

詩

魯人申公受詩于浮邱伯。為作訓詁。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

禮

握蘭軒隨筆 卷上



51926

魯高唐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邱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春秋

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卿授魯人眭宏。宏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又瑕邱江公傳穀梁春秋。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何休字邵公。得公羊本意。著公羊墨守。言其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乎。

五禮

吉凶軍賓嘉也。尚書類于上帝。吉禮也。如喪考妣。凶禮也。羣侯四朝。賓禮也。命禹徂征。軍禮也。女子時。嘉禮也。

人時

書敬授人時。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也。天子視四星之中。知民緩急。故云。

九鼎

禹鑄九鼎。象九州。凡山水百物皆備。秦昭王取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

印信

秦以前民皆得以金玉爲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

北戶

日南之地。日色南照。故開北戶以向日。

短褐

褐以毛毳織之。若馬之衣。或以褐編衣也。短一音豎。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也。今用短褐字。恐誤。短爲短。

百二

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亦如之。

鐘

漢書容六石四斗。史記云。鐘致一石。未知孰是。

華路藍縷

華路。柴車。素。大輅也。藍縷。言衣敝壞。其縷藍藍然也。

薄曲

周勃以織薄曲爲生。謂織蠶薄爲生業。蠶薄。卽今蠶簾也。

掃除竈上

李斯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爲難也。

碌碌

碌碌。多石貌。又因人成事。通作鹿鹿。又作碌碌。陸陸。六六。音義竝同。

顏甲

進士王光遠。干索。豪橫無厭。或遭笞辱。亦不愧恥。時人語曰。光遠慚顏。厚於十重鐵甲也。

足下

介子推不出。晉文公焚林求之。推抱木而死。公撫之甚哀。後伐木製履。每俯視則流涕。悲乎足下。足下之名自此起。

銀鹿

顏覲家僮名銀鹿。後事魯公。終其身。今使人因名爲銀鹿。

青蚨

青蚨似蟬而稍大。生草閒。如蠶。取其子。母卽飛來。以母血塗八十一文。以子血塗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子錢。或先母錢。皆復飛歸。輪還往來無已。故號錢曰青蚨。



行李

左傳云。行李之往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人以行裝為行李。非也。當作行使解。舊文李字。疑訛為李字。李與行李同。

改國字

唐武則天好改新字。有言國中著或字。或者惑也。乞以武鎮之。乃改或作武。復有言武在口中。與囚何異。乃改作王字。

金榜

崔紹暴卒復生。云見冥門列榜。人閒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銀榜。州縣小吏竝列鐵榜。故至今凡登科榜。名為金榜題名。

乾沒

漢書注云。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非也。此與陸沈之義同。

闌干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闌干。

門神

歲旦繪二神帖于門之左右。俗說門神。通名也。蓋在左曰神荼。右曰鬱壘。

鶴田

許氏家傳孫太白山人寓南屏山蓄鶴一。九杞先生入田數畝額粟若干石每歲輸以供鶴糧謂之鶴田。非錢不行。唐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貪贓不法引銓日有選人以百錢繫靴帶行步有聲愔見而問之對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慎名與器

史記慎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人用作惟恐慎之訛。

正月音政

正月始月端月也本讀作上聲秦避始皇諱讀改平聲爲征。

荆楚

楚稱荆者以避秦莊襄王諱也王諱子楚。

唐晉

唐叔虞封于唐唐叔子燮是爲晉侯以南有晉水故改焉。

東道主

晉秦圍鄭鄭恐間令使謂秦繆公亡鄭秦厚晉秦不爲利君何不解鄭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

鄭在秦東。故云。恐未可概用。漢光武謂鄧晨曰。以十郡爲我北道主人。概用之。誤可見。

### 敗乃公事

漢高帝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敗字作一頓。乃公事作一句。乃公。高帝自謂也。公下添一之字。更見明白。

### 孫武孫臆

孫武子者。齊人。事吳王闔閭爲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吳王愛姬作隊長。教戰死吳。顯名諸侯。孫子力也。孫臆。武裔也。與龐涓共學鬼谷子。涓自知不如臆。爲魏將。召臆。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後臆殺死涓于馬陵大樹下。則顯是兩人。

### 堅白異同

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論。汝南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則異同矣。

### 趙高

趙高。趙疏族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蓋高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奴婢。妻後野合生高等。皆承趙姓。竝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

### 徐市音福

徐市。近誤以市爲市。又改市爲福。市欲避秦始皇暴。假求神仙名。入海。選童男女各五百人。百工技藝。無

不備具。資秦立國海外。卽今日本國也。迄今尙多古文書。

不識紇字

臧紇。叔梁紇。音呬。而世多呼爲核。唐蕭穎士聞人誤呼武仲名。因曰紇字也不識。今呼瞎。愈誤矣。

睢陽忠烈

賊圍睢陽危甚。張巡遣南霽雲乞師于賀蘭進明。不與。斷一指。同行部將王玢亦斷一指先死。睢陽史獨不志。忠烈泯滅。惜哉。

南漢

按廣州府劉王冢碑。有景定辛巳之號。則劉隱亦有年號。史佚之耳。

北漢

後漢劉閔。知遠弟。其子湘陰公斌爲漢嗣。尋廢之。爲周郭威所殺。閔遂卽位於太原。此以父繼子也。

五馬渡江音紅

晉五馬。琅琊王司馬睿。彭城王司馬釋。西陽王司馬業。汝南王司馬祐。南頓王司馬宗。今止記四馬。以彭城王最先亡。故也。洛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

素王

孔子稱素王。近讀帝王之玉。平聲。不知此玉字。當讀作去聲。

改根爲銀

韓昶文公愈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闊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而昶以爲誤。悉改根爲銀。後除拾遺。坐此字罷。

堯九男

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

焚廩

史記。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通史云。瞽使舜滌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列女傳。二女教舜鳥工。上廩以兩笠自扞。有似鳥翅而輕下。得不損傷。

浚井

通史云。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其西又有一井。竝舜井也。

羿浞

帝相被篡。歷羿浞二世四十年。而本紀不記。此馬遷疏略也。寒浞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殺於窮門。浞遂代夏。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稟及殪。

放桀

淮南子。湯放桀於歷山。桀與妹喜同舟浮江南奔南巢之山而死。

五遷

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下遷敖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爲五遷。

啓紂嫡庶

世云啓與紂異母。啓長而庶生。紂次而嫡出。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時。猶未正立。及生紂時。始立爲妃。故啓大而庶。紂小而嫡。鄭元亦云同母。

太伯

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塚可考。

文武

大戴禮云。文王十五歲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矣。禮記文王世子篇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卽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已滿十年。書言十三年伐紂者。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業也。

西東周君

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柳下惠

論語註。柳下。食邑名。孟子註。居柳下。趙岐註。孟子云。柳下是號。按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且魯地竝無柳下邑里之名。又按趙岐此註。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亦似有誤。據柳下氏展。係公子展之後。名獲。見國語。字禽。見左傳。又字季。見國策。莊子曰。諡惠。見列女傳。是禽與季皆是字。而趙岐以禽爲名。季爲字。是名字且誤。何況其號。左傳孔疏。季五十字。禽二十字。

### 捲白波

古有酒令名捲白波。起於東漢初。擒白波賊如席捲。故酒席言之以快人意耳。

### 宦海

仙傳拾遺。有道士謂顏真卿奇骨可度世。不然必沈宦海。





# 握蘭軒隨筆卷下

## 營衛

黃帝以師爲營衛。環繞軍兵爲營。以自衛。今轅門卽其遺象。正義：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云。

## 九夷

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

## 異類感人

仇愈字徽猷。自言頃年爲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鶴雀翔舞庭下。驅馳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異之。遣一吏跡所止。出城數里。見一大樹。鶴雀止其上。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下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吏止。引其人見仇。問所值。曰五千。仇以己錢如數付之。戒勿伐。鶴雀異類也。其若有求于廉吏也如此。

## 茶名

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葑。四曰茗。五曰薺。楊雄注云：蜀西南謂茶曰葑。郭璞云：早取爲茶。晚爲茗。又爲薺。

## 三徑

近世多謂淵明故事。讀楊誠齋詩云：三徑初開自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

徑行。則知三徑之開。淵明其後也。考蔣詡竹下開三徑。惟故人求仲羊仲從之游耳。

滑稽

滑、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

眠兒歌

歌內翰所作文字。名日至廣。唐學士撰宮中眠兒歌。卽是今之刺繡月頭文。

丈人

丈人。本父友之號。不必婦翁。漢書匈奴傳。天子我丈人行。唐人尤喜稱之。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不聞子美之妻爲韋氏也。如此者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其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歲之俗。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從之耶。

屬橐

舊說歐陽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橐。其不輕易如是。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也。

商均

舜妃娥皇女英。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

瞽瞍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也。孔安國。

響卜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于通衢，聞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打瓢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往往而驗。曾叔夏尚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被黜。

微仲

微子名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禮記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鄭元曰：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

顛倒祖孫父字

曾西卽曾申，本曾子之子，而孟子註曰：曾子孫。虞仲論語註曰：卽仲雍。曾西爲曾子之孫，朱子明是誤註。至秦伯仲雍，同竄荆蠻，仲雍繼太伯爲君，是爲商諸侯。武王得天下，大封同姓，以仲雍之孫名周章者，封爲吳。繼太伯之後，而以周章之弟名中者，封之于虞，繼仲雍之後，是爲虞仲，謂中爲仲也。此朱註顛倒祖孫父子處。

顛倒弟兄

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朱註曰：小白兄而子糾弟。明是誤註。至管叔兄周公弟。孟子明言之矣。史記世家亦曰：一伯邑考、二武王發、三管叔鮮、四周公旦。獨趙岐註則曰：周公以爲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爲周公兄也。故望之。爲兄爲弟。總不可定。

句吳

吳國號句字。乃吳人發語氣也。

中秋翫月

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于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觴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班班形於篇什。前乎子美。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亦有船中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爲中秋宴賞作也。然則翫月盛于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

上元張燈

按唐名儒沿襲漢武祠太乙。自昏至旦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燈山詩。唐明皇開元初。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下二元。上元觀遊之盛。冠于前代矣。

敗越夫椒

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 同姓名

漢有兩韓信，唐有兩韓翊，固已。政和閒常子然，謝任伯、江子武，同訪晁伯宇，及晁叔用于昭德之第，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子武曰：本朝有兩。在太宗時見登科記，官不甚顯。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我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

### 青脣

元豐閒，三韓入使，在四明唱和詩，奏到御前，其詩序有慚非白雪之詞，敢効青脣之唱之句。神宗問青脣事，近臣皆不知，因薦趙元考彥若對曰：在某小說中，然君臣閒難言也，容臣寫本上進，上覽之，止是夫婦相酬答之言語耳，不肯面對者，在君父前宜其恭謹如此。

### 重耳

重耳出亡十九年，入國時年六十二矣。

### 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子，姓墨胎氏，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諡也。

### 孔子母

孔子父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史記云：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按男女婚姻過期爲野合。時紇年六十四歲，求婚顏氏，故云。

鬻桑餓人

史記餓人，示昧明也。注音示昧爲祈彌，卽左傳之提彌明。據左氏桑下餓人是靈輒，其示昧明是嗾獒者也。當以左傳爲是。

狀元之誤

按狀元之目，始自辟召，而宋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爲狀元，非也。宋元祐閒，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嘗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敢能改也。

石炭

不知始自何時。熙甯閒，初到京師，東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治鐵作兵器甚精，亦不言始於何時。觀前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然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于世久矣。

百家姓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趙。攷南雍志，有唐虞世南百家姓一卷。

僞書

毛漸僞三墳，張昇僞元命苞，孫定僞關尹子，阮逸僞元經，宋咸僞孔叢子，徐靈府僞文中子，戴師愈僞麻

玄子、袁康、僞吳、越春秋。明崑山王逢年、僞天祿、關外史、海鹽姚士蔘、僞於陵子，皆不可不知也。

### 分水縣

分水縣分字草書，今有作聰明者，謂宜楷真書三字立邑中，惡民殺人者甚衆，以分爲入刀也。

### 阿字

稽古小字多冠以阿字，如阿瞞、阿戎、阿咸、阿虎等，不可枚舉。卽世俗稱呼阿父、阿母、阿哥、阿弟、阿叔、阿伯、阿姊、阿妹、阿婿、阿姨、阿官等，亦未可僕數。此是何義，蓋大約發語之辭，南北東西同有此音耳。

### 打字

打字概用如打鑼、打鼓、打稻、打米、打刀、打槍，對陣謂之打帳，兩人相博謂之打拳，打對之類，此用力之辭。打字何疑，若沽酒謂之打酒，頓頭飲食謂之打尖，僧家化齋供謂之打飯，取水謂之打水，假寐謂之打睡，驚擾其家謂之打攪，束縛行李謂之打包裹，預爲料理謂之打點，曲折筭計謂之打筭，學習戲曲謂之打戲，聚集徒衆謂之打鬧，堆聚貨物謂之打堆，又打傘、打糧、打聽、打扮之類，俱非用力之辭，何以概用打字。偶閱歐陽修歸田錄云：打字從手從丁，義音滴然，亦用力擊物之意，此殆語言之訛耳。

### 辨玉字之誤

玉字點在下畫之上者音獄，凡珠玉之玉竝讀獄，點在中畫之上者音粟，玉工人也，如孟子必使玉人雕琢之玉字，常讀作粟字，今人概以玉字讀之，恐未辨其形，亦未究其字義耳。

武后改造十二字

照爲壘。天爲爪。地爲埜。日爲☉。月爲匹。星爲○。君爲鳳。臣爲惡。載爲庚。初爲鳳。年爲牽。正爲舌。

開阡陌

朱子曰。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如途上有塗便是陌。途上有路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地。則又開在那裏。先王所以如此者。乃是要正經界。恐人侵占。今遇可作田處便作田。更不要整齊。開字乃開懇之開。

文馬

文馬裝飾其馬。使有文采。又畫馬也。

投刺正字

凡投刺開而頁。古用正字。張居正爲相時。避其諱。粘簽後相沿用簽。非是。

勿勿不及草

草書有繩尺。所以爲難。張芝善草。與人書竝作楷。末云勿勿不及草。以草爲難故耳。

網巾

明太祖徵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窗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頭上。則萬髮皆齊。上明日召道士。命爲道官。取所結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省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爲定制。

智永千字文



智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居長安西明寺所書。律召調陽。其義以閏餘對律召。乃爲真本。俗稱律呂者。誤亦非真本。

### 角頁之戲

宋江爲寇。東昌太守張叔夜招安。文榜曰。拏獲宋江者賞萬萬貫。雙執花紅。拏獲李進義者賞百萬貫。雙執花紅。餘遞減賞貫。至二十貫一貫不等。單執花紅及簪花。又不同。故角頁者得之以爲采。

### 技擊蒼頭

長于技而能擊刺者。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以異于家也。

### 士伍

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

### 築長城

邱濬曰。長城之築。非始于始皇。自昭王時已築於隴西。趙自代王亦築于陰山下。

### 枝梧

枝梧。今作支吾。小柱爲枝。邪柱爲梧。雖有所抵而不能抵當也。

### 亭長

漢高爲泗水亭長。卽今所謂里長也。民有爭訟。吏畱平辨得成其政。又催輸錢糧。

頭會箕斂

以家之人頭數出穀而以箕斂之。出史記張耳陳餘傳。

占夢經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執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牧力于大澤。進以爲將。因著占夢經十一卷。

秦檜

檜母王氏。外祖王本。延邑人。汪伯彥爲子師。檜及弟棣皆師之。王公家庖甚儉。二秦苦之。兄弟相聯句。小秦曰。黃倉米飯莫言。更兼齋汁相煎。大秦云。若賣舌頭輪劍。紫茄肚裏行拳。挾勢逞威。當幼時已見之矣。

半臂紫

唐明皇欲廢王后。后曰。三郎記得當年脫半臂紫。令阿忠更一斗麪。爲生日作湯餅耶。明皇惻然。遂得不廢。阿忠。后父也。

死罪

東中死罪二字。非無謂也。晉宋兵革之間。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行尺素。故羲之作東。每首云死罪死罪也。



劉氏遺著

劉禧延撰

劉氏遺著

本館據滂喜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劉氏遺箸敍

亡友劉辰孫明經工詩詞善畫喜談金石而尤精於音韻之學桂林龍翰臣方伯箸古韻通說一書其門下士興縣薛觀唐中丞備兵蘇松時謀刻之而屬校於明經龍氏之書原本顧氏炎武江氏永段氏玉裁諸家之論而折其衷自謂集古韻之學之大成而明經指其疏舛別爲札記一卷附後中丞以際臨川李小湖廷尉廷尉讀札記獨歎爲絕倫則明經之韻學可知也先是予屢勸明經箸書明經執前人箸書忌早之說必俟年逾六十乃遭亂流離旅物上海惜哉身後搜諸其家得中州切音譜贅論一冊爲度曲家正譌予不嫻詞曲姑置之別得袁軒瑣綴若干條及他有關韻家之文刻爲劉氏碎金十年矣長洲潘麀生博士今詞曲家也亦與辰孫善曾錄切音贅論副本藏之光緒癸未博士族弟伯寅尙書奉諱旋里方有叢書之刻取劉氏碎金切音贅論及予向藏其雜文數首統名曰劉氏遺箸付諸梓人問序於予予謂文人窮而在下無所事則思箸書以垂後世而身歿未幾飽於蠹腹墮於續篋者比比也卽不然得一二後死校而刊之而一卷兩卷之書勢亦不能行遠必合數十人之箸作都爲一大部則傳世較易此叢書之刻所以有功於闡幽尤大也雖九京不作而長逝者魂魄當有感而隕涕者矣查隱老人雷浚時在癸未十月年七十

# 劉氏遺著

清 吳縣 劉麟延撰

古人聲音文字，相因而生，後代流變，漸有歧異。執今音以徵古訓，猶之拘隸變而論篆籀，其不合者多矣。因其不合，遂舉古人有韻之文，但謂之通叶，又或專據古人韻緩之說，以自安，使古人誠不務諧，嗚何取用韻，循而求之，條理固自秩然也。古音自亭林顧氏始大鳴厥指，後如慎修、江氏懋堂、段氏分析諸部，遞益嚴密，近諸攷古家，互有移併，然或過於求密，致失之拘，甚至古人用韻，有不合其部分者，輒略而弗言，以曲全已說，始固由經典以求古音，究將執其所謂古音以局古人，此特自爲一家之說，於古人未必盡合也。且論古音者，多言音轉，或概以雙聲例之，然古人音轉，其清濁輕重，頗與今異。

說文：東，動也。錢宮詹謂古人讀動如董。周禮注：震動。

作振董，東動同聲爲訓，又毒厚也。段大令謂毒與竺篤同音通用，書微子：天毒降災，史記作天篤，漢書張憲傳：吾買人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古今人表簡狄作簡媪，師古曰：媪吐歷反，是古人通讀定母作端母音，伏與偃通，此錢氏所謂輕唇音古讀重唇也。攷工記：不伏其轅注，故書伏作偃，書於變時雍，後漢孔宙碑作於卞，方讀作旁，如方鳩，說文作旁遂，方鳩，新序作旁施，是非母讀邦母，又與竝母通，說文荆齊斷也，士喪禮：馬不齊鬣注：齊，翦也，齊翦同聲爲訓，周禮注：不踐其類，踐音翦，禮記：弗身踐也，踐讀爲翦，論語：無所取材，鄭云：一說材讀曰哉，漢書兒寬傳：統楫羣元，臣瓚曰：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竝同，虞書：楫五瑞是也，劉風：菴傳又發輯，灑，士元后傳：輯灑，越歌皆以輯灑爲楫，灑是古人通讀從母如精母音，說文曰：回也，象形兼聲訓，韓非子：自營曰人，亦作自環，營謂

同繞之也。又劉向傳營或耳目。毛詩聊樂我員。韓詩員作魂。說文云讀若混。云云或作渾。渾是古人。夫不辨本音之轉。懸揣而言。匪噫二母無別。漢書賈誼傳大譴大何。師古曰。何。問也。蓋卽訶問之訶。是匪母。又或作曉母讀也。

雙聲固無足據。若泥等韻字母所分別。以定古人音轉。又必有扞格不相入者。桂林龍翰臣方伯纂古韻通說。蒼萃諸家。衷於一是。義例精詳。嚴其所以分。而終表其所以合。不爲傳會。亦不涉拘墟。自謂古韻之學之大成。非過論也。廉訪薛覲唐先生爲方伯門下士。謬聞禧延粗攷聲音之學。委以讎校。妄憑臆見。隨筆條綴。閒有辨疑。聊相參證。去其繁瑣者。通存若干條。別爲札記。附錄卷末。自知疏謬正多。尙期博雅君子教正之。咸豐九年秋八月。古韻通說跋。

垂詢聲韻之學。僕一知半解。未必有當於大雅。輒就所見言之。舊韻分析爲部二百有六。自有條理。後來併省乃多未妥。至通韻之說。竊以爲用者每每歧誤。曾見國初人陽唐韻中。有用城字作長字音者。不知城字不可入陽唐。非如明行京橫庚之古音。若茫行姜黃岡也。此類尙多。姑舉數字論之。見顧亭林先生詩。陽韻通古。則

無一誤。故僕以爲不明古音。不得輕用。非謂古詩不可用通韻也。雨露係通部疊韻。非雙聲。雙聲皆同母。亂離消息之類是也。蕪沒則類隔雙聲。蕪方言讀如模。與沒如一母。不律之爲筆。蒺藜之爲茨。不與筆雙聲。律與筆疊韻。蒺與茨雙聲。藜與茨疊韻。衙衙爲衙亦然。衙卽巷字。古音巷如。闕俗音誤衙爲弄矣。反切者。上字取雙聲。下字取疊

韻兩字切而成音。如上所云可推也。方隅之見。敢質高明。或不以爲大謬歟。答袁春集書。

一字數音。如善善惡惡之類。當由魏晉以來。經師訓詁。就文生義。定以音讀。使學者識別。因以疏明文義耳。其後展轉相承。類例繁多。古人制爲文字。初不如此瑣屑。然必重加詆訛。以爲過拘。彼疏陋者。又便於自匿矣。以下袁軒瑣綴。

入聲分配論古音者一說。論今音者又一說。就古音言。經典轉讀及文字偏旁。灼然可據。就今音言。本音捷轉確。如入聲。試令急讀。鍾必成燭音。急讀江必成覺音。卽廣韻分部首字音相貫者十之六。亦其明驗。大抵時代轉移。聲音必多變異。古人所讀本字。旣異今人。其通轉之音。亦必不合。執今讀本音。使入聲之通轉。如古所讀入聲。反不如本讀入聲之徑便。亦勢使然也。

漢書律歷志。乾之九三。萬物棣通。孟康曰。棣謂通意也。師古曰。棣音替。按泰亦訓通。棣音替。轉讀卽爲泰。棣通泰通一也。

禮樂志。神奄留。臨須搖。晉灼曰。須搖。須臾也。搖。臾聲之轉。英布傳。險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險讀曰遙。趙充國傳。兵難險度。鄭氏曰。險。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險讀曰遙。陳湯傳。踰集都賴。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都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踰讀曰遙。

楚元王傳。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壻爲丘壻。



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爲冢婦。

晉蓋以冢訓丘。

師古曰：史記丘作巨。

丘、巨皆大也。張晉二說其義得之。按息夫躬傳：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與丘嫂訓空正同。丘，空聲之轉。史記作巨，或又一義。霍去病傳：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董允之士，服虔曰：董音熏，董允，熏鬻也。堯時曰：熏鬻。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師古曰：董字與熏同。鬻音戈，六反。按董允，熏鬻，獫狁，實一名而聲轉耳。匈亦與熏獫音相近。

司馬相如傳：嬖嫫勃窣。上金隄。師古曰：嬖，嫫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嫫音盤，嫫音先安反。窣音先忽反。又便嫫嬖屑，與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服絕異也。便音步干反。嫫音先，嫫音步結反。嬖嫫勃窣，便嫫嬖屑，二字名疊韻。嬖勃窣，便嫫嬖屑，隔字皆雙聲。

司馬相如傳：放散畔岸，驥以孱顏。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驥，舉也。孱顏，不齊也。按字書：旁視曰睥睨，與畔岸聲相近。齟齬，齒不齊也。亦從孱顏生義。若崔巍、嵯峨、嶮崿、岨嶭、巉巖、嶮嶭、戢善之類，皆聲之轉也。又槎枒參差貌。杈初加切。聲訓亦相近。

東方朔傳：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狌呿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狌呿牙者，兩犬爭也。師古曰：

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烏加反。狝音五伊反。呲音五侯反。伊優亞狝呲牙竝雙聲。伊狝優呲亞牙竝疊韻。齟古音如菹。亞古音如汚。牙古音如吾。塗常讀如徒。顏注从今音讀耳。敍傳盍孟晉以迨羣兮。服虔曰孟勉也。晉進也。孟勉聲之轉。

後漢書馬援傳。更爲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都荅聲之轉。蓋方言之別。

方術傳。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注。取遺謂信不信也。按取遺猶言棄取去取耳。遺棄去皆聲之轉。

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也。茲之謂年。猶言載也。載茲聲之轉。

水經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龜茲一音邱慈。邱慈屈茨聲之轉。

玉篇。伴蒲滿切。侶也。又蒲旦切。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按毛詩伴換作畔。援鄭箋畔援猶跋扈也。陸德明釋文。援鄭音胡喚反。是鄭讀援如換。伴換跋扈聲之轉。

樂曲有昔昔鹽。阿鵲鹽。滿座鹽。歸國鹽。刮骨鹽等名。蓋行引音訛爲鹽耳。說見容齋隨筆。今詞調有歸國謠。謠或作遙。亦鹽聲之轉。刮骨與歸國聲近。殆一名訛別爲二也。

老學菴筆記。故都里巷。開謂十爲謔。蓋語急則以平聲呼之耳。白傅詩。紅闌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宮詞。三十六所春宮館。則詩家亦以十爲謔矣。又世多言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

不相離是也。老杜恰是春風相欺得。亦從俗聲讀。乃不失律。又白詩四十著緋軍司馬。及一為州司馬。此

音司字作入聲讀。按杜牧之南朝四百八十寺。十亦作平聲。今北人讀作繩知切。唐人詩中異讀字。如樂天坐依桃葉

妓。依自注烏皆反。人道最天斜。天自注伊邪反。歸來無淚可霑巾。可自注可紇反。咸安公主號可敦。遠為

可汗頻奏論。上可字自注胡賈反。下可字自注音克。可汗讀如克韓。當時綺季不請錢。請自注平聲。廣韻下平四十清請疾盈切。受也。

雪擺胡騰衫。胡自注音鶻。金屑琵琶槽。燕姬酌蒲桃。況對東谿野。枇杷琵琶皆作入聲。今吳語蒲桃枇杷亦作入聲。李

長吉請上琵琶弦。琵琶亦作入聲。聲急則平。如入聲緩則入。如平。陸乃云語急則以平聲呼之。何邪。

潛邱劄記寧老云。詩儀字凡十見。皆音牛何反。按相鼠詩儀與皮為叶。東山詩儀與綱叶。斯干詩儀與議

羅叶。若讀為延知切。似亦未為不可。以上皆劉記語。閻氏不講音學。故猶為此說。皮古音如婆。為古音近。謬議讀

如俄。稿離羅皆讀如羅。儀作牛何反正合。且閻氏讀儀為延知切。猶沿土音。儀讀如移之。謬而儀之正音

并不之知也。其與戴唐器書論字音謂醫音險尤混。

右劉氏碎金十九則。

# 劉氏遺箸

## 中州切音譜贅論

切音之學。讀書者每每不知。或淺視而譏株守。或畏難而歎望洋。以至習見之字。啓口多謬。其粗涉調詠。侈談古音者。甚或以爲瑣屑。而微茫之辨。終屬渾淪。審音識字。度曲家無足比數矣。而猶知掇拾其緒餘。未始非迷津一筏也。庚子辛丑歲。知交中有講求音律。因以中州韻相質者。往復辨析。於出音收音之法。不厭其詳。論列既多。略具原委。乃哀次爲是編。名曰中州切音譜。

等韻字母本三十六。然方音互有異同。中州音呼疑母多作喻母。吳音則疑喻顯分兩呼。呼疑如喻。如嘔作容。昂作杭。清音宜作移。

危作爲。魚作余。吾作胡。清音默作孩。清音銀作寅。類作云。牙作寒。清音頑作還。清音顏作閑。清音刈作丸。音作焉。元作袁。敖作豪。清音幾作遙。鷄作河。清音牙作霞。清音迎作盈。藕作后。清音牛作尤。吟作淫。慶作咸。清音嚴作炎之類。一本鷓音一本喉音。中州音通而爲一。然吳音亦間有沿之者。唇音之奉微。喉音之匣喻。吳音清濁不分。中州音則截然各異。且北人呼微母混作喻母。吳人士

音又歸明母。微明類隔。猶不甚遠。至呼日母竟作疑母。此類豈得以本音繩之。呼微如喻。如忘作王。微作爲。無作。胡清音文作溲。清音萬作患。清音。

物作活。清音。讓作滑。清音之類。呼微如明。如忘作茫。微作迷。無作模。文作門。萬作慢。物作未。讓作陌。滑切之類。呼日如疑。如絨作疑。容切。讓作仰。去聲。兒作倪。人作銀。饒作疑。搖切。任作吟。染作儼。日作逆。入作炭。肉作玉。筠作虐。熱作業之類。是編先從

中州音作切疑母字本音注明於下

吳人上音日母實作泥母呼。但呼泥母齊齒字。一如疑母。故日母之作泥母。與疑母一無分別耳。按韻書日母字多有轉音入泥母者。積音其而轉音濃。甄音積而轉音膿。影音而

而轉音耐。接音養而轉音饒。米切。醜音儒而轉音奴。侯切。懷音輿而轉音煖。去聲。又接去聲。機音饒而轉音鬧。內音蹂而轉音狙。杵音髻而轉音南。翊音肉而轉音狙。粗音日而轉音呢。茶音熱而轉音為。涅為簡。又爾轉音別作你。乳轉音別作爛。甘音入而俗轉音讀作念。其他以文字偏旁而轉音如此者。尤不可枚舉。然則如吳音之韻日母作泥母。在音已然矣。

北人呼平聲有陰陽。而上去無陰陽。入聲分隸三聲。陰入聲隸上聲。陽入全濁者隸平。叶如陰平。次濁者隸去。叶如陰去。是不復分平上去入四聲。別為陰平陽平上去四聲。以至馬氏等韻。刪併字母。凡全濁音

一概省去。併羣於深。併定於透。併並於滂。併奉於敷。併從邪於清。心併牀。羣於穿。書併匣於曉。其併喻於影。則次濁音也。平上去入之外。別目陽平聲曰全聲。意欲簡盡。實則

狃於土音。不可為訓。李氏音鑑亦沿其謬。不復知上去入有陰陽。以之讀一方之音。則可以之讀天下之音。則隔窻難通矣。

字母中惟影喻二母字。至純至清。乃字之元音。轉喉間即有此音。如小兒初生。其啼聲開口則為阿。阿呼

下土音。推字。今。合口則為哇。合口俗。及學語則啞啞作聲。皆此母也。蓋聲之初起。虛則為影喻二母音。影細而

北人有此音。

稱滿口。

如吳

喻稍洪。由虛而實。爲見母端母音稍縱。爲曉匣溪羣透定諸母音。漸而推之。則音寔廣矣。入聲始發於喉。由喉而舌而腭而齒。至透

於聲則其聲益矣。而餘聲還入喉中。

總之凡字之餘音終歸影喻。故歌者搖曳其聲而使之長。亦惟此音而已。此類音及古韻

發明等書皆以此爲先聲也。

北音與吳音輕重不同。北音呼陰平。如吳音陰上聲。陽平如吳音陰平聲。上聲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陰去聲。去聲亦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陽去聲。入聲則陰陽概叶三聲之陰聲。今即唱北曲者。亦不從此。蓋已別

爲崑腔之北音。而非真北音。前明江右魏良輔於南曲改舊唱法。別爲水磨調。以良輔時方寓。則統曰中州音而已。即就

中州音論。呼陰平陰去。與吳音無分高下。吳音陽平。則如中州音陽去。蓋中州音陽去。獨呼一字。猶與吳音近。連上字呼。亦猶獨呼之音。連下字並呼。則近吳音陽平。若中州音陽平與吳音相混。則非平聲而竟去聲矣。至呼中州音上聲。易混陰平。此聲宜向上挑起。稍一轉折。便似去聲。故欲呼正者。反似近乎陰平。若全濁音。中原音韻已移入去聲。亦勢之不得不然。雖南曲唱去聲多高腔。唱上聲多低腔。固顯有徑庭。

實則上聲極難穩順。特習焉不察耳。四聲唱法。吳江徐靈胎。樂府餘聲論之最詳。

周德清中原音韻上去聲不分配陰陽蓋其時演唱院本上去聲陰陽本無辨別推而論之知初行南曲并入聲之本音猶然未分界限也。

即以方音論不但北人如此近而金陵京口等處呼上去聲已陰陽無別入聲亦然。

後八輯韻更分清陰陽毫不相混一

如平聲之例今皆從之若復用周德清舊音轉必駭聽矣去入聲陰陽呼之俱易分明獨上聲陰陽最難顯分界限即了然於心亦未必了然於口其陽聲清者指次濁音呼之似近陰聲濁音指全濁音又似近乎陽去故中

原音韻於全濁音多歸入去聲中州全韻仍之去聲則有區別上聲亦未即劃然分出也近虞山周少霞始分定陰陽而字音仍多蒙混是編庶免此失矣。

國初錢唐毛稚黃謂曲韻平去入俱有陰陽而上聲無陰陽必謂上聲有陰陽支離矯強必為韻禍夫名物象數奇必有耦音以類從平去入俱有陰陽何獨上聲無陰陽若止純清次清無次濁全濁純清次清陰也次濁全濁

也陽則音缺而不全上聲一類僅得為音之餘閏不足以配平去入而為四矣因上聲仍沿俗讀混而莫辨

遂率臆輕為此說此真支離矯強為韻禍之甚者也。

切音者上字用雙聲下字用疊韻然古人用雙聲止取同母字而四呼不用疊韻止取本韻字而不拘

清濁輕重。國初吳江潘次耕作類音。即用同呼字作切。開口字用開口音。齊齒字用齊齒音。合口撮口字。用合口撮口音。其二十四類圖譜。專用影母字分四等呼法。蓋此音至輕至清。呼之一似字尾所曳之餘音。華嚴演唱一音鼻十三字。皆此音也。

言等韻者。先止有開口合口之名。而開合各分二等。後更于開口中。析其一曰齊齒。于合口中。析其一曰撮口。

此法最爲徑捷。但其切

音好用僻字。檢閱爲難。近太倉沈苑賓韻學驪珠。以中州全韻爲底本。參以中原音韻洪武正韻。其切音又加明顯。總之上音用同呼字。下音用本韻影喻二母字。相摩而合成一音。呼之者固讀二字之音。聽之者止覺爲一字之音。譬如畫家和色。胭脂入花青則成紫色。藤黃入花青則成綠色。未入之先。紅黃與青各爲一色。及兩色相攙。則但成一色。不復辨其爲本兩色矣。是編切音。從苑賓本者十之五六。其有未純者。略加更定。人第卽所切呼之。當無不迎刃而解也。

中原音韻原十九部。後人於齊微魚模中分出兩部。以微與灰魚與模顯分兩音也。然就北音論之。飛讀弗威切。肥讀佛韋切。皮讀如裴。唇音混微讀如爲。唇音混魚模則書讀叔烏切。朱讀竹烏切。樗讀觸烏切。除讀逐

乎切。齒音此類不可枚舉。北音本如是。故不必分也。各析爲二。固合於南音。而北音之真失矣。是編不更立

部目。以存舊本之真。分配微與灰魚與模。界限仍自明劃。其法庶爲兩盡云。



前人製曲用韻錯雜者不必論。其或南曲用韻從寬。支思齊微同用。寒刪桓歡先天同用。家麻車遮同用。監咸廉纖同用。似從詞韻之例。其意蓋謂中原音韻專為北曲而設。南曲用之。近乎拘隘。然今南曲所讀之音。其部分與中原音韻無甚判別。獨用韻合併。其音終涉兩歧。於中原音韻合者分之。齊微魚模分之固從

嚴密矣。或又於舊所分者。改而合之。豈非彼此乖違乎。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別係彈唱院本。元人雜劇亦仍院本之名。

而非其舊。其用韻之寬。猶是詞例。至元人變為雜劇。而部分始嚴。作北曲者。更不得以董西廂藉口也。

中原音韻部目。一東鍾至十九廉纖。各以二字標出。如江陽皆來真文蕭豪家麻侵尋監咸。俱上字從陰。下字從陽。他部或統用陰聲。東鍾支思先天。或概從陽聲。齊微魚模尤侯。後人嘗其不能一律。不

知德清分部。其標目從舊韻出者居多。東江陽支齊微魚真文寒先蕭豪歌麻庚青尤侵咸。明見通行韻書。固不必論。即如鍾模皆桓。禮部韻略避缺宗諱改桓為歡。山戈侯。廣韻中本有此目。非盡自立也。且詞家有綠裴軒詞韻。

此書部分實曲韻也。亦分十九部。如東紅邦陽。其目大同小異。不分配陰陽。未為不善。即分配陰陽。亦不得為盡善。此

雖無與韻書之得失而終不可不知其所自來是編部目一仍周本亦所以還舊觀也。

東鍾 此韻及江陽係次鼻音庚青則正鼻音字音半入鼻中為次鼻音字音全入鼻中為正鼻音前明

沈明徵收音訣云曲度庚青急轉鼻音江陽東鍾緩入鼻中明乎收音有緩急鼻音正次之分了然矣。

沈苑賓止見東冬魚虞今韻各分三部遂臆定東冬等為三音殊不知廣韻支脂之佳皆刪山先仙蕭宵

庚耕清青覃談咸銜亦俱分部在當時諸音本有軒輊而今已統同類音列東冬一合口一開口此本非中州音無論中原音韻即

正韻及韻學集成東冬音亦併為一旦他韻既從中州音獨此分析亦殊非例苑賓論今韻部分輒云未

詳其義是其於聲韻之流變本末之究也。

江陽 前明王伯良曲律論韻一則謂江陽與邦王真親與文門呼之殊自逕庭所宜更析此論甚謬江

陽與邦王真親與文門不過齊齒開口之分王合口呼而音則無別夫音本一類因所呼之不同以致歧出文門舊亦

合口呼今多作開口呼故此亦仍俗言之如齊微魚模者固當更析寒山與桓歡家麻與車遮亦猶是耳必舉江陽真文亦分為二

若皆來之該孩則開口皆諧則齊齒寒山之干寒則開口閒閑則齊齒蕭豪之高豪則開口交肴則齊齒

交肴舊音本開口呼庚青之亨恆則開口興行則齊齒尤侯之鈎婁則開口鳩留則齊齒監咸之甘含則開口監咸則

齊齒呼之亦微有異亦將在所更析乎慎甚矣。

弋陽土音於寒山桓歡先天韻中字或混入此韻如關官作光丹端作當班般作幫蠻瞞作茫蘭鸞作郎山作傷音似桑安作映難作囊完作王年作匿杭切之類明人傳奇中盛行如鳴鳳記用韻亦且混此土音而并雜入他韻吾吳土音呼此韻正齒音或作齒頭音章混臧閻混倉傷混桑嘗作俗杭切他韻如此類者正多或

問子於土音各韻既歷言之如東鍾韻亦有土音之異乎余曰徽人讀東鍾韻字公如昆俗多誤讀風如分昆如坤

翁如溫逢如墳紅如渾東如登同如騰隆如稜多近真文庚青韻凡諸韻中兼論土音亦偶即所知證之而實未能概及也。

支思 此韻通屬齒音吳下正齒音多作齒頭音照穿等母正齒音精清等母齒頭音危如資差如雌師如司匙如詞他韻齒音字亦多類此

度曲家於此類名曰穿牙以為識別使其不混土音是但以此為齒音之詩資雌思時慈詞兒之為齒音

兒屬日母半齒音今人多讀近舌音吳下土音又讀如倪猶多疑似也嘉湖一帶齒頭音大半作正齒音呼之一似齶音喉音如齶似基妻

似欺齊似期西似希煎似堅千似牽前似乾鮮似軒涎似賢涎今混作殘音此據正音言精似經清似輕晴似擎星似興

此據正音言

餽似行之類。本皆等韻齊齒呼。此韻祇等韻開口呼。故較然不混。

齊微 韻中歸魁堆推杯坏鶯催雖錐吹水威灰葵頽餒裴梅摧隨垂誰章回雷蕤等字。後人析為歸回韻。俱須噫字收音。皆來亦然。今人於此韻尙或知收噫字。皆來之混入此韻者無論矣。卽或出音呼正而收音渺知亦用噫字。此只呼得半字。未曾呼得全音也。入聲讀平上去。止須先呼入聲本字。收音卽用所叶音。卽如此韻叶平用移。叶上用倚。叶去用異。一呼卽得。此為至便至捷之法。蓋入聲曳長呼之。本有此音。固天籟之自然也。他韻俱可類推。間或所叶不肯本音。則在四呼之別。熟辨字母。自能解悟。其特甸字。賊核或國克得忒筆北則黑墨勒等字。用

韋 叶委 叶胃 叶上 叶去 作開口呼。略如孩欵亥呼法。而轉收本韻。孩亥用吳音。仍與孩欵亥有別。乃不混入皆來。韻作次濁音。

中齒音合口字。吳語作開口呼。入支思。雖作支。吹作差。從正。齒音。姿作詩。椎作直時切。臨文則讀作哉。猜。臆。才。皆來中齋。欵。飾。柴。亦然。其虧

音喉音合口字。又作撮口呼。入居魚。歸作居。虧作區。馮作渠。餒作飲。諱作醜。圍作于。其歧互乃如此。

魚模 韻中撮口字。後人析為居魚韻。其屬齒音者。吳人俱讀如支思。齊微韻。諸作支。樽作差。從正。齒音。書作

詩。莛作躋。蛆作淒。胥作西。除作直時切。殊作時。徐作夕。移切。聚作集。異切。如作日時切。沽模韻中梳。蔬。字。吳語讀如司。居。魚。韻。變。字。又

讀如絲。至矣與謂全無據。口字讀展如基。如歎。渠如其於伊餘。如移。極作齊齒呼。又聞作黎。此中舌音前人詞曲亦有沿土音而誤入支思齊微者。如作撮口

呼。自無此失。近周少謹意分此韻及齊微韻中字。別立知如一韻。豈非妄作乎。韻中合口字。即今所謂

沽模韻也。前人呼此韻者。字俱飽滿。孤本骨烏切。枯本窟烏切。烏本幹孤切。呼本忽烏切。他字無不類此。

即入聲之谷本骨屋切。酷本窟屋切。今人皆不盡然。似乎開口呼矣。若將此韻呼正。他韻合口字。如東鍾韻

公空蕭烘

紅之類亦無不得其音也。

皆來。此韻每有混入歸回韻者。如乖作歸。歪作威。衰作色。威切。臺作頽。懷作回之類。此不知分別韻脚之病也。若落腮呼之。自然確肯本音。或乃以二韻難辨為苦。余以為正易分別。韻中字吳語多有顯異歸回者。乖讀如中州音瓜。歪讀如中州音哇。懷讀如中州音華。排讀如中州音爬。埋讀如中州音麻。此類顯然可辨。但以吳語記別。即可啓口得其真音。又何有二韻相混哉。

真文。此韻及寒山桓歡先天俱抵齶音。抵齶者以舌尖抵上齶作收音也。今人止知出音之法。而收音一法。略不經心。但有上半音。而下半音缺。如以致庚青之鼻音。侵尋之閉口。略與此韻無別。使聞者茫不知為何一韻。即有知為當抵齶者。及問其如何抵齶。仍然鶻突。則知猶不知而已。沈君徵度曲須知。詳論

抵齶鼻音閉口之法。剖析毫芒。可謂度盡金鍼。審音者所當研究也。寒山不可混監成。先天不可混廉纖。俱須將韵中字認明。但觀其字之體例。此類根從。自有分別。

韵中齶音喉音字。如根斤昆鈞恩因温氤等類。四呼皆全。齒音如臻津遵竣。臻本正齒音非一類。欲知開齊合撮之分於此

韵辨之則尤易入矣。

寒山 韵中齊齒音。須如開口呼乃的。令人於干刊安軒寒等字。皆知開口出音。間慳慳顏閑知從齊齒。

而仍與先天之堅牽煙言賢無別。今婁東土語。呼干作革烟切。刊作克烟切。安作厄烟切。軒作赫烟切。寒作劫焉切。其關單灘班攀番岸壇難辦煩蠻關等字。亦概近先天韵。呼桓歡韵亦然。此收韵不

清之故。仍以吳人士音論之。呼間如中州音干。慳如中州音刊。懸如中州音安。閑如中州音寒。顏作額韓

切。齶音詳如中州音讀。土音亦不混先天也。此等字但以吳語記認。即知其非先天韵中字而無不讀正矣。

桓歡 此韵本皆合口呼。即如端都剋切。滯吐剋切。般連剋切。潘鋪剋切。鑽租剋切。錢粗剋切。酸蘇剋切。

團徒丸切。盤蒲丸切。瞞謨丸切。攢徂丸切。鸞盧丸切。今言中州音者。但於官寬剋歡丸桓等字。作合口音。

其端滯般潘鑽鉸酸團盤瞞攢徂以得忒百拍。則測塞特白墨賊勒。作出音歸韵。借剋丸作開口讀。如鼻音之

呼安。蓋取其音較輕揚也。或有誤讀。搬如班。潘如攀。瞞如蠻。盤作辦。平聲者。又混入寒山矣。今北人音或讀官如關寬作關彎切。

類如鬱歡作忽  
鬱切丸如頑

先天 韻中撮口字如涓捲專川鑄痊宣鴛喧之類。今竟作桓歡音。如此前人何獨又歸入先天耶。但謂此等字桓歡所無。而不知必用煙字歸韻。始爲先天之本音。涓竟作居烟切。捲區煙切。專朱煙切。川樽烟切。鑄直煙切。痊蛆煙切。宣須煙切。鴛於煙切。喧虛烟切。權渠焉切。全聚焉切。旋徐焉切。傳除焉切。緣于焉切。懸穴焉切。攀閭焉切。啜如焉切。其音更的。若依舊切。即將下一字呼正如上法。鴛作於烟。緣作于焉。則他字無不得其的音。王伯良妄謂韻中撮口字不類先天。欲移併入桓歡。亦坐不察耳。俗讀旃榼塵羶禪然等字。亦與桓歡韻混。若從此讀。亦將如王伯良所云移併桓歡乎。知切音下字。概用煙焉。自歸一律。蕭豪 此韻及尤侯韻。俱須鳴字收音。如呼蕭作西么鳴。西則字頭。么則字腹。鳴則字尾。猶之皆來收噫字音。呼皆作基挨噫。基則字頭。挨則字腹。噫則字尾。字音如此方圓足。蓋一字之音。析之則有三字。今人止知有兩字之音。而尠知有三字之音。收音之不講久矣。廣韻蕭宵齊齒音。豪開口音。以肴之齊齒兼開口音介其間。部次分列。自有條理可參究也。中州音讀嘲近朝。鈔近超。巢近潮。梢近燒。而作開口音。至吳語呼交如高。敲如尻。拗如塵。哮如蒿。亦肴韻中之齊齒作開口音者。

歌戈 此韻與沾模收音相似。而出音則不同。今人呼此韻。竟有與沾模混者。實則沾模先未呼正合口。

而讀歌戈字亦隨口滑過安能將兩韻分清乎不肯講究收音已屬通病出音間微茫之辨尤無解悟者人能於出音收音二者會而通之斷未有呼字不的者矣前人論此韻為開口沾模最為破的知此自無混呼之弊然所謂開口以別沾模而言之須知此韻仍有開合之分開口字出音與蕭豪近合口字出音與家麻近列此二者之間洵天籟之自然本有次第未嘗紊亂今更立一至顯至易之法讀歌作高阿切珂尻阿切多刀阿切拖叨阿切波包阿切坡拋阿切左早炯切搓操阿切娑騷阿切阿塵窩切呵蒿阿切駝陶何切那饒何切婆袍何切麻毛何切波坡婆麻本合口字此作開口亦仍俗也饒曹何切俄敖何切何豪俄切羅牢何切戈瓜窩切科誇窩切窩蛙阿切火花嫫切和華何切如此不特開口者不與沾模混合口者亦不與沾模混矣人或又因此論以為蕭豪收音用鳴此所論開口呼法又似呼蕭豪非呼歌戈此無論鳴音與阿音不同今北人呼此韻或近尤侯或近吳音呼家麻之半虞山土音則亦多近尤侯即收音與本音大有輕重本音則必重呼使字之本身飽滿蕭豪收鳴但於字尾作餘音而已豈得謂似蕭豪而非歌戈哉

家麻 古無家麻及車遮音其字但如今魚模及歌戈音讀家瓜讀如孤誇如劄牙如吾孛如奴或作女平聲

巴如通葩如鋪杷如蒲蟻如謨渣如租茶如茶類隔音茶俗樣字古但作茶諸所論列類兼俗書祇辨音讀不及字畫鴉鴉古但作鳥花如呀花古但作



變說文草木華也。孫愷音况子切。玉篇大牙芳于二切。廣韻况子切。今方音或有讀花作忽窩切。讀華如胡。據此則歌戈中字從華聲。化如貨者與歌戈叶。正近古音。前人皆讀花如敷。則止從芳子切。此猶讀車尺切。遮如居。均非聲轉。者古音并當讀如胡聲。

媧如過。他如拖。他拖二字。今又作陸平聲。他那打結等類。讀入家麻者。廣韻諸書亦無此音。宋詞始偶一見之。麻如靡。麥如多。類隔音。差如嗟。查如薩。沙如莎。遐如何。

遮如諸。置如苴。且如取。邪如徐。其音耶者如余。野如與。社如署。六經諸子及漢魏以來文辭皆如此。自代

北入據中原。方語淺多更變。兼以天竺梵書。廣經繙譯。增益今音。後來諸俚俗字。惟此韻為多。如哨嚙。嗒。嘛。暇等類。盡見宋金元詞曲中。并不在魏太武新增千餘字。

之。自後編韻者。別立此部。展轉迄今。中原音韻又分出其半。并析歌戈中數字。別為車遮韻。歌戈中字如胞。鞞。能迦。佉。茄。禿。騰。

類。之音讀固顯分畛域。而舊音佳略。渺不復存矣。入聲藥部字。舊有借叶此韻者。如渥叶啞。剝叶把。覺叶

假。學叶遐。卻叶阿。俱見董西廡。又歌戈中呵作哈。平聲。麼作麻。車遮中奢作沙。其他參錯者不一。皆雜當時方音。不必從也。

車遮。吳語呼此韻字。與家麻無別。車如差。正齒音作差。頭音。遮如渣。賒如沙。蛇作沙。陽聲。鞞作血。窪切。姐作啞。

切。且作七啞切。爹作酌。鴉切。斜作夕。牙切。聖橋牙從中州音。爺如中州音。牙。扯如中州音。差上聲。癘如中州音。鄰華

切。此切中州音有聲無字。彈唱家或因二韻通用，竟讀此韻作家麻，以為通融借叶。雜吳語於中原雅音，不又儒衣僧

帽道人鞵乎。

庚青呼此韻字，須於字音乍吐時，即將本音透入鼻中，方與真文侵尋毫不相混。亦有讀庚阮巽莖等

字作開口音，以革客厄核出切者。見類在南曲猶可，北曲則必不可從。若北人讀崩烹朋盲傾橫入東鍾

韻，吳語則多有如江陽韻者。呼庚如中州音岡，阮如中州音康，繡如中州音幫，碎如中州音滂，棚如中州

音旁，盲如中州音茫，淨如中州音臧，穉如中州音倉，橙如中州音藏，生如中州音桑，櫻如中州音映，亨如

中州音炕，行如中州音杭，打如中州音黨。打本此韻字，音項，今京口猶兼存此音，而作去聲讀。吳語又讀家麻中那字如中州音囊。冷如中州音朗。讀正陽上聲與去聲，近前注中

蓋字亦然。硬作兀杏切。兀讀正陽音，杏從士音讀。其讀合口撮口字作東鍾韻，如肱泓轟宏。作開口音。屬瓊筵兄榮之類，又與北音近。

橫字不混東鍾土音，讀如中州音黃。其互相歧異若此，即此可知其鼻音之合也。吳人或鼻音不精，呼土音如江陽，中州音

者，又微與寒山混，庚作開而近平，既作兼蒲近刊。平刊亦從中州音，如陶康等字例。翻作幫而近班，碎作滂而近攀，潮作勞。

而近白寒切。寒亦從中州音下同。盲作茫而近蠻爭作臧而近則安切。撐作倉而近測安切。安亦從中州音下同。橙作臧而近殘生

作桑而近珊櫻作映而近安亨作炕而近軒。軒亦從中州音。行作杭而近寒打作黨而近擔冷作朗而近癩硬作

兀杏切。吳音。而近額汗切。額讀正齶音汗亦從中州音。此則語音之偏失者也。

尤侯 凡一韻中字撮口與合口易辨而開口與齊齒在豪釐之辨者殊難分別即如此韻鈎鳩樞邱謳

憂勦休開齊之呼顯然有異至兜丟俗字擻擎哀澎樓劉等類。俱上開下齊每多相混能於此辨得明分得清則於

聲音之道思過半矣。

侵尋 真文有合口撮口音如昆鈎溫氳渾云之類至閉口則無此音且此韻皆齊齒呼其兼開口者。此所

云開口乃閉口韻中四呼之一也若混視之且將疑閉口何又開口矣。僅齒頭音作正齒音數字。如簪穆岑森之類竝無真文所有根恩痕等字之音人能辨

此則知閉口與抵齶之所以異矣。庚青韻可即此類推。

監咸 韻中齊齒音亦須如開口呼今人呼監混兼嵌混謙滔混淹巖混嚴咸混嫌與廉纖無別一如寒

山之混先天。即以吳人士音記認。監如中州音甘。嵌如中州音堪。洽如中州音諳。巖作額含切。解音含如中州音讀

如中州音合。亦可辨也。總而言之。監咸即開口之廉纖。廉纖即齊齒之監咸。寒山先天亦然。但閉口韻無合口撮口字。解此辨別。自

不致混入廉纖。

廉纖。此韻止有齊齒呼。或於占覘蟪苦聾等字。亦沿吳音讀。一如先天之近桓歡。蓋見他本此數字互

相作切。如音韻輯要之類。不能審辨。若竝以淹炎作切音下字。如先天韻之例。本韻自不致贅出他音。侵尋以下

三部無合口撮口字。但有齊齒及開口字。蓋出音合口撮口。則收音之閉口微礙。此天地之元音。純任自

然。不可強也。人疑有抵齶真文。即有閉口侵尋。有抵齶寒山。即有閉口監咸。有抵齶先天。即有閉口廉纖。

有抵齶桓歡。何獨無閉口音。不知桓歡皆合口音。沈君徵所云口吐丸也。今人或不盡從合口故閉口收音。全缺此部。

即如寒山有關變頑還等字。監咸無此音。先天有涓淵元懸等字。廉纖無此音。審此而音韻之微可悟已。

三韻中所有唇音字。如稟品泛凡范貶之類。中原音韻諸書。皆分入他韻。品入真文。稟入庚音。凡泛入寒山。貶入先天。蓋此數字

出音已合唇。若再閉口收。音似未純。故分移於抵齶真音。此亦權宜之法。今人於此三部。皆不知閉口收

音與真文寒山先天庚青漫無區別。可如此通融。前人分入他韻。殊無謂矣。

明人論曲。多有南從洪武。北叶中原之說。正韻分部。平上去各二十二。

猶今中州韻之二十一韻。獨蕭及兩分。故有二十二。

入聲十部。

韻

入聲分爲五部。較此又寬。

一屋二質三曷四轄五屑六藥七陌八緝九合十葉。

類音所列十類。視此小有出入。

併沃於屋。亦猶併冬於東。併

物及月之半於質。

月韻間有數字入轄韻。如刪韻例。

亦猶併文及元之半於真。併月之半於屑。亦猶併元之半於先。併覺於

藥。亦猶併江於陽。併錫職於陌。亦猶併青蒸於庚。併洽於合。亦猶併咸於覃。曷轄緝葉。亦猶寒刪侵鹽四

部。其條理蓋如此。

前明章道常韻學集成。公韻貫數。四聲並列。眉目最清。觀廣韻江講絳覺諸部。目字聲轉協。其端緒可見。若論古韻。其類例又別。蓋從偏旁文字而參攷之耳。

與中原音韻入叶三聲。其

有無適相反。然中原音韻之無入聲叶者。所分部次。又適相配合。

曷轄之配寒刪。與寒山桓歡有小異。

且各韻中字。皆疑喻不

分。一如中原音韻。蓋於諸韻書之外。別爲一書。

當時謂此書其官音。

原不必以唐韻之例繩之。近沈苑賓入聲另編。其

分部亦從正韻而小變耳。

中州韻諸書。如李書雲音韻須知。王履青音韻輯要。略舉音釋。無所發明。沈苑賓韻學驪珠。音切較善。然

於聲音轉變源流。猶未深悉。至周少霞中州全韻。於諸字呼法紛立名目。殊多未確。卷首諸論。好逞臆說。無足據依。反摘潘次耕所定開齊合撮之字。以爲警議。由其於各字之出音。各韻之收音。剖析不清。故持論致多踳駁。入叶三聲。用本音通轉。亦顯然易知。乃自祕爲得之神授。此又淺妄之最甚者。是編論列。獨何敢自謂盡善。而或前人未盡宜之蘊。有以引伸之。庶於審音綱領。什得二三。其備舉吳音。借以旁證者。亦曰在吳言吳而已。

補論

非敷二母。等韻明分純清次清。如見溪端透之例。與邦滂隔標。邦滂重唇音。是非卽邦之輕唇。敷卽滂之輕唇。

也。俗或誤說。涉字如旁。不知何時始讀非如菲。方如芳。分如芬。如此類者。竟混非敷爲一母。概無輕唇之純清音。然此

音自在人口吻間。今吾吳讀微母上聲字。如罔尾舞吻晚之類。其唇微斂。眞如非母之本音。土語則作明

母字。若北人則又作喻母字。俱詳見前。北人呼次濁音。通如吾吳純清音。全濁音如吳人。次清音。微母若不混入喻母。其平

聲字。豈不亦如吾吳讀微母上聲字。總之上聲次濁。概作次清。本非正音。至合唇成字。易近重濁。其輕唇之純清者。稍縱卽涉於次清。此非敷之所以無別也。能於此微芒間審辨之。二母自較然不混然相沿已

久必改分此音殊駭人聽今仍舊編特以圈隔別之而注明於下俾得識非母之本音而已。

# 劉氏遺箸

## 袁軒題跋

余素不工書。于篆法八分。尤不敢染指。然以嗜好所存。收藏碑刻漢碑。亦間及之。偶一展玩。時有會心。而摩厓各種。又別見精妙。如郿關西狄及楊淮表紀等刻。整練峻峭。各極其致。楊孟文石門頌。饒有疎宕之氣。逸品也。此本係宋君霽周購得。新裝者。加意臨摹。實與是刻有印入處。宜其所書高雅出塵。不名一妙也。跋石門頌。

李文墓誌。不著撰人書者姓名。字畫出入。信本登善間。與梁寺墓誌同一標格。朱竹垞稱其峻利秀逸。良然是本。錫以戎律戎字。春秋八十有二。有字俱尙完好。洵係舊拓。且紙墨精妙。可珍也。唐時石刻傳。今小者尤易剝損。其穴隆細淺處。筆意猶可彷彿。一經後來剔洗。匡廓僅存。夷光受跡。使人作惡。幸見舊本。差不失真面目耳。跋李文墓誌。

皇甫誕碑。今行世者。率多磨泐。其剔洗處。筆畫枯瘠。無復故觀。下半段自首辟鄒陽以下十三行。俱已缺失。多或十字。少或六七字。近收藏家所云有補。補爲文者。尙係舊搨。卽所缺之第十行也。若此已不易多得。不必更論綫斷本矣。是本蠹蝕。雖不甚精。親今所缺尙俱完好。且波磔之間。神采未失。習書者得此日。



夕臨摹於古人用筆。當有悟入處也。跋皇甫隱碑。

此碑石已斷缺。書格方整。似學丁道護而無其遒勁。用筆間帶分隸。趙子函謂是六朝遺習。予見于孝顯碑。同係貞觀年間。亦參此種筆意。知一時有此風尚。歐褚未嘗不然。特融冶出之。遂別見精詣耳。裴蘭臺書道因碑。多用批法。較此又險峻矣。跋段志元碑。

趙子函不喜誠懸書。引米南宮說以痛詆之。所言或過當。然謂不善學之。便落硬直一派。却極中今人之病。觀夢英重書孔子廟碑。已不免此失。此金時沂州普照寺碑。是集柳書其筆意出入元祕。而加以圓和。可謂善學柳者。跋普照寺碑。

吾吳藏書之富。以朱氏黃氏爲最。楓江周氏足與之埒。研六居士謝盦。程君軼人大令婦翁也。自其尊人漪塘。已癖好聚書。以故家多善本。錢辛楣段茂堂諸公。常過從借閱。至謝盦好之彌篤。丹黃校勘。紙間寒暑。家且中落。宋元槧本及精鈔祕本。漸爲豪者餌去。而餘籍尙夥。所纂羣書綴述一百四十卷。是其蒼萃諸家論跋成之。儲藏家一大掌錄也。此則隨時筆記。然所載已多罕見本。宋君彩若近與有連。以綴述一書有資攷證。欲壽之梓。因土費稍鉅。軼人又宦遊他省。遂巡未果。筆記卷帙無多。尙易爲力。先刻以傳。庶謝盦一生輯錄之勤。不至盡泯。而宋君惓惓雅意。已足多矣。跋研六齋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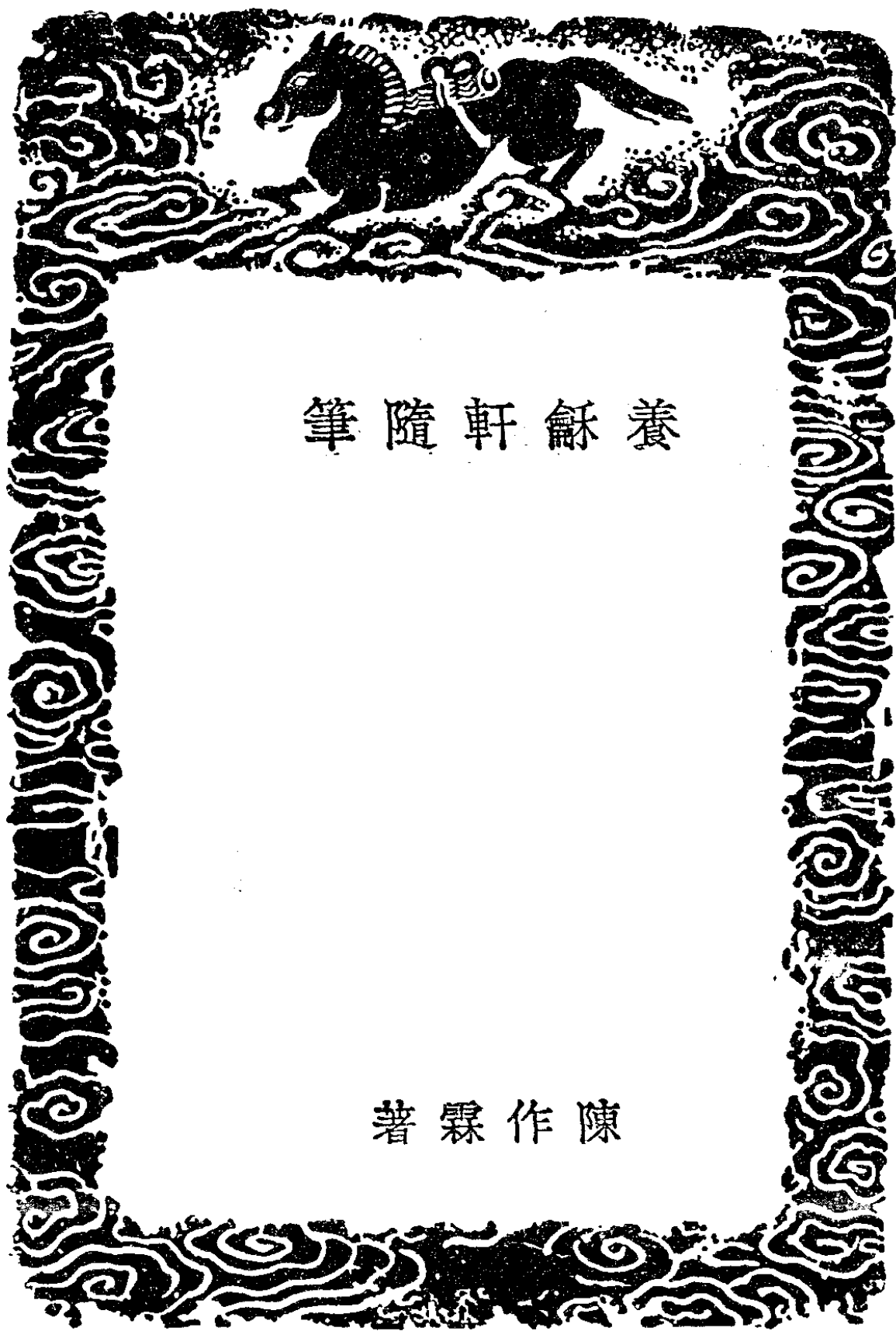
仲虎以癸丑春避居鄧尉山。至六月病歿。先一年自編所爲詩。刊成二卷。余未及覩。近從許君浚冬所得。

之仲虎詩。才鋒既銳。骨幹亦堅。其排突前古。脫去束縛。思力且過人遠甚。惟是觸情寓感。怨歎無慘。集中有云。墮落已憐無地可。飄揚從此覺身輕。抑塞之音。殆成語識。嗚呼。仲虎往矣。曩者錄稿見投。或口吟商定。快心之作。備見是編。而歷念舊遊。隔如幻夢。安得不愴焉感懷也。書蓮勺艸堂詩艸後

宋君彩若。經研服鄭。墨妙李程。斧豐條於學林。囊壞寶於樂石。而乃涌溢餘波。瑠鍤萬象。雖蘇澤古。蟲鳥文新。外秀中腴。鐵華發其采藻。圓周方折。金錯蘊其鋒銛。孕赤珠而窟窿。交碧柯以螺蚪。搗以盤蝠。巧製血黝脂瑩。參之扁螭。奇模駢牙。儷角翠玉。鑄英等濡毫之健虎。瓊泥屑豔。擬集腋之飛鴻。用編成乎蕃錦。宜字易以吳縑。段太尉斜封籤押。免借司農。米南宮劇蹟鑿藏。分鈐寶晉。敢云弁首。聊誌服膺。題閣紅館印譜

張子子上。於癸丑後改字曰狷士。夫狷之爲行。經經自好。不與時俗諧。張子方從戎淮上。理軍儲。宜必深沈其識。恢廓其才。虛中善受。和易以接物。斯得爲通方合變之士。乃僅以狷自命。類窮士之刻厲峭急。矯焉自鳴其介。何歟。吾有以識張子矣。始張子膺拔萃入都。與士大夫接。求所謂魁異卓犖者。相與切劘。而成經世之偉略。而未能數數遇也。廷試後。就官以母諱南旋。主揚郡守張侯幕。旣歸葬。又出佐張侯策防守。大帥穩其聽。以揚通諸稅易滋弊。檄之理。至則綜出納。均調劑。商民知感。軍餽畢繼。歷績進秩郡司馬。與是役者率巧力侵牟以自殖。視張子廉正急公多迂之。不則目爲僞。且有忌而齟齬之者。張子弗之

顧然忌者喪其所守。卒至於敗。張子始終以不屑不潔。孤行其志。衆乃翕然服誠。使縉紳之士皆謹飭愛名節。如張子。復得如張子之才識養之。以是定紛制亂。何一不濟。惟有守乃可有爲。張子之自命爲獨。正其挽救衰敝之苦衷。而非以沾沾自喜也。張子早負能文名。間爲詩。皆清峻有法類其人。今避寇患。轉徙來陳溪。得時相見。將取道越江淮。歷齊魯。試令畿南。異日發抒其蘊蓄。所以善撫字而課良吏最者。吾於張子之篤守其狷也。必之。爲作是說以贈其行。張子上改字狷士說。



筆隨軒齋養

著霖作陳

養餘軒隨筆

本館據金陵叢刻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序

甚矣。海疆不禁。學派雜出。一時士夫。紛然和之。洋洋而不知恥。曰。吾趨風氣也。嗚乎。離經畔道之言。斥之不暇。何趨之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世之喜而爲彼者。吾知其學無定力。而又不能遠之而效之也。或曰。識時務者爲俊傑。方今中外一家。自隔者敗。學其所學。子何痛之深耶。噫。左矣。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士處今日。不容不達外情。昔夫子至于是邦。必聞其政。甯用固執。爲吾所痛者。以其日移于淫辭邪說。久而不返。遂疑中土數千百年先王經世之法言。皆在無足輕重之數。豈不大可懼哉。然而燿火之光。不能爭日月。暴至呂秦。僉謂聖學漸滅殆盡。而陸賈。酈食其。秦儒生也。叔孫通。秦以文學召者也。陳勝發難。二世猶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秦時未嘗廢儒生絕經學也。更何疑于今日乎。吾見吾鄉伯雨先生者而益信矣。先生被褐懷寶。含味經籍。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所謂疾風勁草。衆濁獨清者。其人也。生平所著甚夥。其養蘇軒隨筆一種。雖不敢謂等伯厚。亭林而上之。然亦國朝錢氏養新錄。趙氏陔餘叢考選也。爰不揣樛昧。校梓以行。楚語云。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比物此志也。光緒戊戌秋八月。江甯傅春官若生父識于晦齋。

# 養蘇軒隨筆

清 江甯陳作霖著

養蘇軒者。先君子燕息之所也。猶憶涼宵。侍坐燈施茶餘。談史說經。閒及時事。逮遭孤露。強半遺忘。老境蹇屯。無可自遣。舊聞搜索。益以新知。日積月增。漸成卷帙。有懷明發。聊誌始基。箸述無關。命曰隨筆。或以小畜無坎體。而彖辭取象於雲爲疑。子曰。風行天上。所可見者惟雲耳。況互有坎半體。雨未能成。故其辭曰密雲不雨。

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爲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爲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爲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爲觀。則六四九五上九乃巽體。至五陰爲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此洪景廬容齋隨筆所載。爲先儒所未道。解貫字尤新而確。讀易者不可不知。

楊西華教諭長年周易省心錄。解同人于宗。吝云。此指傳道而言。宗卽宗指也。非其時其人。皆當吝而不傳。所謂不可使知之也。此處吝字與他處異。是說當吝。象傳須將吝字讀斷。道字正申說所言者道也。何以明之。象言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卽指六二言。象又言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如此贊。二焉有吝之咎乎。此解實能發聖經之秘。故特表而出之。

五行生尅之說。由來已久。予每以金生水。木尅土爲疑。偶檢汪悔翁助教士傳遺書有云。金秉義德主殺。故五行遞生。至金而竭。無生水之理也。木秉仁德主生。故五行相尅。至木而窮。無尅土之理也。其論雖近武斷。而實獲我心。錄之以備一解。

周南終麟趾。三章結句。皆以于嗟麟兮。自爲相應。而不與上句爲韻。召南終騶虞。兩章結句。皆以于嗟乎騶虞。自爲相應。亦不與上句爲韻。本屬一例。無煩辭說。乃集傳於麟趾不爲音義。而騶虞則首章音牙。次章音紅。以求與上句叶。吾不知麟趾三麟字。又與何字叶。豈偶不及檢耶。不然。胡所釋之各殊也。

近人多不講字學。而於毛詩尤甚。如哀我憚人之憚。應讀爲朵音。仲氏吹壘之壘。應讀爲喧音。靡所止疑之疑。應讀爲屹音。往近王舅之近。應讀爲記音。鮮有知者。此猶可以泥於本字爲解也。乃施于中遠之施。忽讀爲異。維虺維蛇之蛇。忽讀爲宜。以不誤爲誤。強作解人。何讀書之鹵莽一至此耶。

詩小雅衆維魚矣。人而爲魚。沈溺之象。何以占爲豐年。頃閱朱芑豐廣文駿聲經史答問云。衆應爲蠃。卽蠃字。蝗子也。蠃化爲魚。猶蝗入海爲蝦也。所以爲豐年之兆。是爲確詰。

詩鄭風之聊樂我員。員爲員姓之女。與旻字通。鄭有此姓。鄭裔也。陳風之舒夭矯兮。舒爲夏南之名。與株林篇相次。憂其將作亂也。二解雖出毛傳。鄭箋之外。然皆的確不移。其視附會者。相去遠矣。

夏商尙質。卽天子之尊。皆系以名。如帝孔甲。帝少康。帝乙。帝辛之類。故周先世爲諸侯者。有公劉。公季。皆同此例。則詩所謂古公亶父者。猶曰古有公亶父耳。乃注家直以古公爲太王之號。不免望文生義矣。



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予善噫。新涼時尤甚。因憶此書之。以爲噫最初之故實。

詩兩言衣錦裝衣。注疏以褻爲禦塵服。嫁時於道中衣之。蓋江南俗所謂過街衣也。儀禮加景卽此。景裝音相通耳。或增巾爲幪。謂所以覆首。今亦名爲方幪。總之不離乎嫁服者。近是。朱注僅釋爲禪衣。未得命名之義矣。

顧亭林肇域志。陝西鳳翔府。有山曰京。有水曰師。周文武建都於是。統名之曰京師。由是凡天子之居。皆以爲名。鄭康成詩箋。蔡伯喈獨斷。皆略言之而未詳。是周之京師。因地以名其都。非若後世因建都而名京師也。而豈取於京大師衆之義耶。

彞闕古文選本有管蔡論一篇。其起句云。管蔡者。殷室之忠臣。文王之肖子也。語奇而橫。不記爲何人所作。

鄭子尹珍經說。曾子問。昏禮既納幣。至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節禮意。蓋男女兩家既定昏期。而一家遭重喪。必不能如期成禮。則不得不告於彼家。彼家知遭重喪。亦斷不能答曰。我至其日必嫁。必娶。至免喪之後。可以嫁娶矣。而發自遭喪之家。則嫌於喪畢忘哀。故當娶者。必女家請之。當嫁者。必男家請之。請之而卽許。是又嫌於僞也。故壻弗許。而女氏嫁之。女氏弗許。而壻娶之。猶曰。彼本不娶。不嫁。吾強之。娶與嫁也。皆所以全孝也。正解止是如此。初無使別嫁別娶之說。乃自孔氏誤之。陳氏沿之。害世教。誣聖言甚。

矣。予於此節，舊疑已久，得此昭著發隱，急爲錄之。

士大夫家祠堂，凡遠祖無不奉祀者，而天子廟戶有遞毀之文，豈周公制禮，乃不緣人情乎？善乎！夏啟季太史以周之論廟制曰：周立七廟，廟各一主，主各一宮，其祧主文武以上藏於太廟，文武以下藏於世室，皆無專廟。此廟祧之異也。古廟主藏於室，西壁垆中，有事則請而出之，故公羊傳稱粟主曰藏主，祧主藏於兩夾東西壁垆中，直合祧之，無別室耳，非毀其主不爲立也。此廟祧之異而同也。漢貢禹、韋元成輩，乃謂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省弗復修，聽其廢而爲虛，此豈孝子慈孫之所忍出耶？東漢以後，惑於其說，不曰親盡主祧，直曰親盡主毀，則生爲天子者，安享其富貴之盛，死後五世，竟同絕世之餒鬼矣，可乎？夫祧之爲言，超也，超上於宗廟，合祧於夾室，稱之曰廟祧，尊之曰宗祧，於四時修享嘗之儀，於禘祭見合食之榮，此生順死安，而禮義之不愆也。其說如此，可破毀主不祀之惑矣。近世點主一事，不知其所昉，嘗見會典有題主禮，因悟題主者，殆題亡者之官銜於木主耳，而達官長者，又不敢勞其全寫，特留主字一點，俾題之以見意案。說文、卽主字，故名之曰點主也。古者有所興作，必用血以釁之，如周禮所載釁廟釁器皆是，今作主亦必釁主，其用朱筆者，或卽代血之義，取其爲神所馮依歟。聖門立教，禮爲最先，顏子博文約禮，克己復禮，講求固已久矣。若曾子尤注意於禮之變，如檀弓、曾子問所載，反復辯論，凡亡於禮者，莫不有禮焉。至於子游達禮，亦見檀弓，而子夏作儀禮喪服記，及通素絢之旨，更非僅習文學者，蓋有禮則性命之說，不入於禪悟，詩書之訓，不涉於支離。此漢之賈董，宋之橫渠所

以爲儘者之宗也。

學記云。師嚴然後道尊。蓋謂爲師者。言笑不苟。行止有則。使人望而敬之。是以其道自尊耳。自俗儒誤解嚴字。而以威猛當之。旣不能正身率下。涵養薰陶。以養其童蒙之性。而夏楚橫施。則直謂爲酷而已矣。何嚴之有。

禮運云。地不愛寶。凡有用之物。皆曰寶。非徒貨賄之謂也。山鄉之氣多固閉。故寶在地中。則有若金銀煤鐵之鑛。水鄉之氣多發洩。故寶在地上。則有若禾黍稌稻之田。周公洞察物情。深明地利。旣設稻人以稼下地。復設鑛人以發物藏。初未嘗有所偏重。胥天下之山陵。而鑿傷其氣脈也。大學曰。有土此有財。安得謂五穀之不得爲寶哉。故古之四民。農在工商之上。

周禮鄉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孔子止原思辭粟曰。以與爾鄰里鄉黨。而謂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可見分財惠粟。必自近始。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自墨氏兼愛之說行。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佛氏又以普度衆生爲教。於是好行其德之人。莫不以四海爲量。此豈非惻隱之推乎。乃親族之間。竟有任其凍餒而不稍顧者。如是以求福田。亦烏見其利益也哉。

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旆。杜注。牛馬因風而走。牛馬二字。殊屬增出。蓋晉軍在澤。因遇大風而亡其旆。軍中以旆爲號。旆失軍亂。祁曠因而思變。是爲奸命。應作一氣讀下。不分兩事。又文十二年傳。不在軍事。杜注。未嘗涉知軍事。是從訓在爲察意轉出。案毛詩傳。三事大夫。以三事爲三公。

則卿大夫亦可名爲事。不在軍事。謂趙穿不在三軍將佐之位耳。似皆較舊解爲直捷。

李小湖大理師云。顏淵問仁二章。夫子皆申釋古語。以詔弟子。何以見之。案左氏昭十二年傳。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僖三十三年傳。白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可見三項皆古語之言仁者。至一曰克己復禮四句。及在邦無怨二句。乃夫子申釋之辭。故顏冉皆云請事斯語。斯語者。吾聞其語之語。謂古語也。較以爲夫子之語者。更覺踏實。

論語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一懼字。一憂字。非身歷其境者。不知二字之的當。聖人真立孝慈之極則者也。

賢賢易色句。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以爲指夫婦言。驟看似覺新闢。實案其義。亦未嘗與朱注悖也。朱注。賢人之賢。妻子獨非人乎。若作好德如好色解。既與下朋友混。且嫌疑不於倫。況下文總敍曰。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苟非妻子。誰與君親友配。豈賢人亦可入五倫耶。易始乾坤詩首闢。唯朱子之意。蓋亦如此。特引而未發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朱注謂不背於理。望文生義。於孝無涉。頃閱曝書亭集孔子弟子考云。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其解較確。

唯恐有聞。讀若聲聞之間。本韓退之知名箴。見子路之闢修。與朱注急行之心同。而唯恐二字。更有著。至

論語中別解。如文莫乃恣慢之段。借訓爲黽勉。見說文。鞠躬乃翦翦之雙聲。訓爲謹敬。見廣雅。寢衣爲被。亦見說文。求爲後於魯。爲卽臧爲。見左氏傳。禘不欲觀之歎。爲逆祀而發。見史記。皆至當不易之論。安得以其非朱注而棄之。

春秋時。卿大夫行聘。列國主君必有相待之禮。如周襄王以上卿之禮待管仲是也。魯論。齊景公以季孟之間待孔子。自是齊待魯卿之禮。乃俗儒必釋爲魯君待季孟。迂曲可笑。殊不知魯齊鄰國。季孟二卿。交聘往來。豈無相待之禮。而魯君自待其臣。何必有一定之禮。傳於鄰國。俾舉爲儀式耶。此皆自生荆棘之講解也。

叔孫武叔以子貢賢於仲尼。子貢曰。譬之宮牆。是欲以叔孫家之牆。譬孔子之道。非以孔子之牆。譬孔子之道也。春秋時。士稱大夫。皆曰夫子。如公伯寮章及顓臾章。皆以夫子稱季孫。是其明證。蓋叔孫爲魯世族。設宗廟於私家。都宮之制大備。而公若藐。駟赤輩。皆爲家臣。亦可謂之百官。當前指點。使其對鏡而自明。此子貢之敏也。若孔子室家之好。未必富於子貢。宗廟百官。直同說夢。倘以宗廟爲禮堂。百官爲弟子。不幾譬而又譬。語涉妄誕乎。況下文夫子注家亦知其爲武叔。夫一人一時之言。同一稱謂。或爲此人。或爲彼人。必待疏釋而後通。雖小兒學語。亦必不然。豈善說辭之子貢。顧若是之顛預耶。而且此章之後。緊接毀仲尼章。子貢兩稱仲尼。未嘗呼之爲夫子也。則謂稱師必曰夫子者。亦後世拘墟之見矣。夫子爲大夫之通稱。今姑就左氏傳徵之。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卿相以稱其同僚。崔成曰。夫子之身。

亦子所知也。子以稱其父。盧蒲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女亦以稱其父。穆伯之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叔以稱其姪。史駢曰。夫子禮於賈季。將佐以稱其元帥。宋元公曰。夫子將食。君且以稱其臣。或尊之。或親之。皆爲是稱。而專屬於師。則自孔孟始。

孟子中大篇。兔起鶻落。機趣橫生。幼時顛預讀過。不能領會其妙。且文氣多被集註隔斷。呼吸尤覺不靈。近惟將大字諷誦。或徐讀以釋其理。或急讀以取其勢。便悟出許多文法來。

孟子雪宮章。今也不然。疑亦夏諺之語。有三證焉。以韻語成文。與上休遊豫助同一也。爲諸侯憂與爲諸侯度文法相似。卽指夏時諸侯。不必強作附庸。邑長解二也。流連荒亡下文覆爲解釋。此引書者之通例。不然則自說自解。有是理乎。三也。請以質之讀孟者。

孟子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案爾雅。槐棘醜喬。周禮。外朝三槐九棘。爲三公九卿之位。則以喬木專指槐棘言。與世臣尤有關合。蓋古人樹木。各視所宜。如道上之槐。宅畔之桑。社壇之松柏。皆非泛爲種植也。彼喬木安得僅訓爲高耶。

淮、泗注江。說者紛如聚訟。終不能強水道以就我。予謂北人名水之大者爲海。南人名水之大者爲江。如珠江、灘江、錢塘江之類。莫不以江名。不必岷江方爲江也。今淮水下流。卽名清江。雖不知其名起於何時。而謂此爲淮水所注之江。亦何不可。知此而二千餘年之疑案。於以立斷矣。

向讀孟子葛伯仇餉。疑爲不近人情。舍我糞事。而割正夏。毫衆猶有怨言。何至老弱饋食。舍其田而耘人。

之田如此乎。頃閱俞曲園樾茶香室叢鈔。謂書言仇餉。或者湯邊鄙之民。有與葛接壤者。適饑餉田中。葛伯挾私憤殺之。如後世爭桑故事。湯遂緣此以興師。不當如孟子所云也。可謂先得我心矣。

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勢也。亦理也。請以戰國證之。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失三川。以鼎與楚。以地與魏。此孤注之一擲也。卽或實見諸行事。亦不啻開門而揖盜。講亦悔。不講亦悔。吾甯失三城而悔。無失咸陽而悔。此韜晦之陰謀也。苟無以善乎其後。又豈能轉敗以爲功。

孟子言性言命。皆極淺近。而宋儒故深求之。遂至於虛寂無朕。試掩其小注。但讀大字。未有不可解者。如盡心章。後人詮之。萬言不能盡。吾試爲之說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豈不明白曉暢。何事捕風捉影爲乎。其他可仿此。

孟子言欲。以味色聲臭安佚分。佛氏言欲。以色香聲味觸分。安佚主靜。觸主動。身體之欲兩不同。夫欲必自外至。味色聲臭當之而安佚。則緣已生。與上四者稍異。似觸之於身。其理較長。不得議其媒質也。

孟子言性善。儒者宗之。而於言性惡之荀子。斥之不遺餘力。殊不思孟子亦未嘗專言性善也。味色聲臭安佚之欲。皆謂爲性善。於何有。又曰。動心忍性。性苟非惡。忍之奚爲。特未顯言性惡耳。讀古人書。須撐開眼孔。豈可隨矮人觀場乎。

孟子游歷列國。一極世故人。其曰不得罪於巨室。亦以國中世臣。政權所寄。雖不可阿諛求容。亦何必有意觸忤之。自阻仕進之路乎。不得罪三字。不剛不柔。何等直捷。何等斟酌。乃注家以身不正而取怨惡爲

得罪欲爲聖賢作身分。致費無限曲折。律以訓詁之義。失之萬里矣。

孟子博雅人也。於詩、書、禮、樂、春秋皆有論斷。且推及於天文輿地。字學算法。無不涉獵及之。而獨不言易。殆因易列利於四德。欲痛懲戰國言利之弊。故不取以爲說耳。

大學之傳。獨缺格致一章。而今之談西學者。無不曰格致。非僭也。卽物窮理。朱晦翁已略言之。王陽明又親驗之物。皆有理。卽物皆能格。從小見大。安得嫌其瑣細哉。然亦可見聖人之教無所不包矣。

吾前言墨學盛行。蓋指中國之好施者言也。今考諸西學。則耶穌十字架。卽所謂摩頂放踵而利天下也。其一切攻守機器。以及重學光學之萌芽。無不可於墨子之書徵之。秦漢時孔墨並稱。吾竊慮其與聖教代興也已。丹徒陳善餘明經。屢年言中國人言理。多付諸空談。西國人言理。必見諸實事。蓋指化學言也。然實爲我輩痛下鍼砭。

詩召旻。如彼棲苴。人多誤讀爲苞苴之苴。案毛傳。苴。水上浮草也。音查。今養魚盆中呼爲苴草者是。

金陵人呼一丈紅爲蜀菊。蓋蜀葵之譌也。葵音近渠。一轉而爲菊。遂迷其本聲矣。因思葵爲百菜之主。以之命名者甚夥。芹曰楚葵。茆曰兔葵。菘曰荆葵。作扇者曰蒲葵。又有向日葵。鴨腳葵諸卉。園圃中往往種之。

雞鴨卵謂之彈。取其如彈丸也。見南宋雜事詩注。俗書爲蜃人之蜃。譌矣。大鰮魚謂之縮鰮。卽槎頭縮項鰮也。江南音轉縮爲卻。而俗因強書爲鰮。則無是字矣。鼈謂之甲魚。以其爲介蟲也。故本草有鼈甲之名。



俗呼之爲腳魚。尤爲不可解矣。

商賈交易曰互市。故經紀其事者曰互郎。互。古字作牙。不識字人因讀曰牙。此今之牙行所由名歟。尙書爲六部長官。俗讀尙爲平聲。蓋秦音如是。尙書本秦所設官。故其音相沿至今也。

調四聲者。如天子聖哲。燈盞柄曲。久已膾炙人口矣。然不如薛桑根師題秦淮水榭云。停艇聽笛。以一字而具四聲。合成文義。尤爲巧不可階。

嘗見布肆直扁曰。勸著布疋。遍問無解此義者。後讀段氏說文注云。勸著。牢固也。吳人語。然後恍然。蓋金陵布業向多吳縣洞庭山人。故用其方言入市語耳。

元遺山詩。愛念新詩似小茶。注。唐人以茶爲女之美稱。較困憊等字更新。

淮卽濰字之省。音維。从鳥佳之佳。淮爲四瀆之一。音懷。从佳人佳之佳。迥然不同。顧亭林山東考古錄辨之最詳。今人皆混爲一字。淮字則音譌。淮字則形譌。能識此者鮮矣。

洪武正韻併江於陽。以俗音相近之故。殊不知江韻字皆具東音。如江諧工聲。凡杠缸等字皆从之。邦諧丰聲。凡梆邛等字皆从之。腔諧空聲。凡控涇等字皆从之。幢諧童聲。凡幢撞等字皆从之。雙會公貢二意。凡樓艘等字皆从之。無不由東音而轉。固陽之屬所未有也。劉伯宗嶧桐集所論如此。愛其稿有根據。故錄之。

漢書高五王傳。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卮。鳩酒置前。令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泛

卮。案。壽應作醕。古文省偏傍。與酬通。導飲也。欲令齊王先飲之以死。故太后見帝起俱爲壽而恐也。如云上壽。則當進酒太后矣。何以能壽齊王乎。

沈景倩野獲編引廣曲故云。以貲爲郎。非納貲財入官也。貲讀爲訾。算也。善算及格乃爲郎。此語甚新。案納粟補官。始於漢武。張釋之當文帝時。亦復云云。則非納粟可知。殆如唐之明算科歟。

後漢書明帝紀。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章懷太子注。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閒。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予案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管二字。後人多截用之。此必微管二字之譌。

三國志吳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人皆疑有誤字。蒙案關侯屯兵處有地名關羽瀨。在江陵。公安之間。此當是落一瀨字耳。

曩閱袁簡齋集于公廟碑云。金翅鳥飛。食小龍無算。石箋引南史齊南郡王子夏傳。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及明帝初。其夢方驗。蓋指蕭鸞殺高武子孫也。其注最確。今校一切經音義。見其引起世因本經。金翅鳥名迦婁羅。欲食龍之時。以兩翅扇海水開。銜得諸龍。吞在嗑中。尙未死。飛至居吒奢摩梨樹上。然後吐出啄而食之。乃知金翅鳥食龍。佛書有之。南朝帝王名譜內典。故現此夢兆耳。

揚州文選樓。乃江都曹憲注文選時所居。因有是名。不知者動謂昭明太子遺址。夫蕭梁之時。廣陵界在北邊。昭明以儲貳之尊。何得涉及是境。則其謬甚矣。阮文達公扁以隋文選樓。足以破千古之惑也。

祝英臺。梁山伯事。向疑爲無稽之談。昨閱梁芝齡中丞章鉅浪迹叢談。乃知其見宣室志。可以與木蘭之武。黃崇嘏之文。鼎足而三矣。

鄴架人多以爲李泌藏書。其實乃泌子李繁時爲隨州刺史。韓昌黎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有詩云云。觀顧俠君注自悟。

柳仲郢母非嫠也。其夫公綽累任節鎮。洩官在外。故韓氏以教子得名。且熊膽爲藥中珍品。非貧家所能有。正與世胄相稱。或乃以歐母並舉。誤矣。

唐末五代達官稱鄉貢進士。皆曰先輩。屢見於北夢瑣言諸書。以後爲先。與今時內閣翰林迥異。無以擬之。殆猶座主之稱。門生爲年兄歟。

劉岳譏馮道失卻兔園冊子。人皆知爲類書。而不得其取名之義。今閱王深甯困學記聞。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暉令僚佐杜嗣先撰。暉太宗子。故用梁苑名其書。

李密陳情表。似蜀遺臣不肯事晉也。而其後以太守不遷而生怨望。范柏年居廉讓之間。似高士隱伏山林也。而其後以刺史不受代而被誅。宋季雅百萬買鄰。似志士慎於擇交也。而其後以附呂僧珍而得官。非讀史書本傳。幾爲其一節所欺。故專讀類書者。毋輕論古。

相傳廣南有韋士官者。淮陰侯後。當鐘室難作。有客匿其三歲兒。投蕭相國。相國曰。中國不可居矣。我當託之南粵趙佗。佗重蕭之信義。請養爲子。封以地。改姓韋。用韓半字。其族豪於海嶠。鄼侯書尉佗詔至今。

尚在。惟客之姓氏不傳。陸次雲以爲刪通。想當然耳。然此固足以補史。漢之缺。舊唐書西域波斯國傳云。其王初嗣位。密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羣子。共發封而視之。奉所書名者爲主焉。我朝不立皇太子。書阿哥之賢者名。密置正殿梁上。其殆仿於此乎。聖人師萬物。觀此益信。

王倫以文正公後裔。應募使金。始因商人陳忠通消息於兩宮。繼與烏陵思謀言。而曲達其使指。可謂首得金人之要領矣。旣而往來陳說。備極委曲。特急功名之士。欲事之速成耳。及聞金人背盟。卽解留鑰付孟庠。冒險而見金主。雖被責問。侃侃不屈。遂被留河間。終以不受金官而死。其大節幾與朱弁、洪皓埒。而賢於宇文虛中遠甚。顧因胡銓一疏。遽目爲無賴小人。黨於秦檜。真千古之奇冤也。

趙子昂爲太祖裔孫。於宋亦至疏族也。官爵並不甚高。其仕於元。與劉暉之在魏。曹罔之在晉等耳。乃必責以忘國事仇。比於劉歆之輔莽。元天穆之佐爾朱。亦未免太過矣。大抵苛刻之論。皆自講學家始。而於文人爲尤甚。如斥陸放翁作南園記。亦其類也。

中材子弟。讀經書。苦不能完。卽讀完。亦不知何解。予嘗持一不必求熟之說。甫啓口。而卽爲人所斥。偶閱曾文正公家書。有云。大兒讀書。記性不好。悟性較佳。若令其句句讀熟。或責其不可再生。則愈讀愈蠢。將來終不能讀完經書。請子植弟將大兒未讀之經。每日點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讀十遍。不必能背誦。不必常溫習。待其草草點完之後。將來看經解。亦可求熟。若蠻讀蠻記。蠻溫。斷不能久熟。徒耗日力。

而已。諸弟必以吾言爲不然。吾閱歷甚多。問之朋友。皆以爲然。又云。大兒看漢書。須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葉。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葉。明日數葉。又明日就開間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如煮飯然。歇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次兒經書已讀畢否。須速點速讀。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終身未能讀完經書。吾鄉子弟未讀完經書者甚多。此後當力戒之。云。句皆予所欲道。而未能道者。以直截痛快出之。真度世之金鍼也。

葛抱朴箸述極夥。與顧榮。周玘諸賢。平江東之亂。經濟文章。卓然名世。見典午政衰。無志仕進。因求令句。借神仙而遠引。卽張季鷹秋風蓴鱸之思也。如真以爲道家者流。則誣矣。陶貞白生平亦頗類洪。其論撰於神仙較多。無非以生逢齊。梁之世。潔身自晦耳。故吾鄉博雅文人。必以二君爲冠。

朱紹興中。王綸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事。建康本綸鄉里。未第時就食府庠。至是建畫錦堂於府治西廡。是江甯亦有畫錦堂。與韓魏公相州之堂同。而不傳於世者。無歐陽永叔文以張之也。然鄉里掌故。不可不知。

陳靜誠先生遇建康人。負經濟大略。爲明太祖所知。運籌帷幄。任遇與李善長。劉基同。而不受官職。機事弗洩。卽史亦不能實指所爲。僅述其顧問稱旨。禮冠臣僚。其高真不可及也。吾以爲有明一代人物之首。非獨超乎江甯一郡而已。

前閱湘軍志湖北篇云。自賊踞漢陽。以全力圖武昌。巡撫青麀所統僅千餘人。涼州。高州二鎮。屯兵城外。

名雖爲援。僅能自守。居民亦遷徙殆盡。餉緡數月。青麈以家中金玉珍物充犒賞。不足則取衣裘以代之。援絕食盡。親與士卒啗糠覈。困守孤城。衆不忍舍去。城陷。將自縊。衆擁之出。欲赴荆襄。無路可通。乃與魁玉。楊昌泗南走長沙。繞赴荊州云云。頃讀續東華錄。曾文正公雪吳文鎔疏云。吳文鎔旣沒。青麈幫辦軍務。某又與之百端齟齬。求弁兵以護衛而不與。請銀餉以製械而不與。或軍務不使聞知。或累旬不相往還。是某旣已傾擠吳文鎔。旋又忌害青麈。皆使銜憾於地下云云。觀此二則。則青巡撫之爲人。蓋棺已有定論。不得概以失律罪之也。

固始李鶴人中丞孟罕。豐頤廣顙。左頤有黑痣。長紫毛二十餘莖。少以進士起家。爲江忠烈。曾文正所賞。由縣令擢至道員。父愍肅公死武昌之難。公以水軍將領克湖北。奔臨其喪。人稱孝子。旣而奉命援皖。饋餉弗繼。兵以數潰。俄權巡撫事。未十日而廬州失守。勝帥誣其逃往六安。劾罷其職。令紮長城。舒六間孔道也。咸豐九年二月。賊酋陳玉成圍其營。飛章請援。并述糧盡狀。皆不報。圍急。飢軍散。賊入。公戟手大罵。數人掖以上馬。至廬州。賊愈欲降之。囚數日。終不屈。支解而死。臨刑賦絕命詩四章。中有句云。不聞糧運徵袁術。況復師期斷賀蘭。亦可哀也。

胡文忠之包攬把持。任事也。曾文正之約旨卑思。小心也。以小心而任大事。斯中興之業成矣。

春申君爲人在四君中爲最劣。然開東吳之水利。變斥鹵爲膏腴。黃浦君山。至今不朽。以知功在一時者。不如澤被萬世也。

自古中國之御外夷。非和卽戰。然旣無盡滅外夷之理。則雖戰亦必終於和。若郭汾陽之於回紇。范文正之於西夏。未嘗以和爲諱也。迨秦檜割地界金。處不當和之時。而甘心屈辱。遂爲千古罪人。自是以後。道學輩出。凡言和者。必干清議。宋之於元。宜和而不可戰也。理宗爲諸臣所誤。國隨以亡。明之於我朝。宜和而不可戰也。思宗爲諸臣所劫。國以不支。故或戰或和。必審時勢。校計旣得。戰固足以揚國威。和亦所以保民命也。安可執一偏之見。而以國事爲戲哉。

天子以旁支入繼。追崇所生。未爲悖禮。議者宜得情理之平以處之。漢哀帝惑於冷褒之邪說。不足道也。宋英宗濮議。當以歐、韓爲正。不得謂司馬溫公、程伊川等爲名臣大儒而左袒之。至明嘉靖諸臣。楊廷和輩。拘牽繼嗣之常。而使武宗大統中絕。其誤實甚。張璁等因創繼統不繼嗣之論。原本春秋。會通禮意。斟酌悉當。故楊文襄公稱之曰。張生此議。雖聖人復起。無以易矣。惜後日稱宗立廟。爲諸臣所激。倒行逆施。固不得歸咎於璁之初議也。

秦始皇、漢武帝所望海上之仙山。今日本三島也。漢明帝、唐太宗迎佛求經於天竺。今五印度也。自歐洲強盛。兩地皆淪於天主、耶穌之教。茫茫大劫。仙佛亦不能免。豈非其迂怪之談。有以招之哉。書生誤國。至明爲最甚。莊烈帝南遷。歸於舊京。正也。而爲光時亨所沮。至遣太子撫軍南京。尤策之萬全無弊者。而亦不果行。必使闔宗覆滅。不亦慎乎。殊不知國君死社稷者。以其各君一國。欲遷而無可遷也。天子則以四海爲家。誰非吾土。唐代之君。屢次出幸。而卒能恢復。宋帝南渡。延二百年之國。雖弱而

不亡。不得謂避敵爲非計也。若爲賈所謂我能往寇亦能往者。指楚之封內而言。殆無險之可扼耳。否則如太王遷岐。止踰一梁山。卒不聞狄人追及之。孟子嘗以是勸滕文公矣。謀國是者。何不舉鄒賢之言爲龜鑑。而徒泥東林迂談耶。

今天下競言變法矣。然以中國之習俗行西法。亦萬無一成。惟事事踏實如西人。卽以之行中國自有之法。未嘗不日起有功也。故三代以後。如管子之寄軍令。商君之廢井田。桑宏羊之立平準。張說之募曠騎。楊炎之作兩稅。王安石之行青苗。有因變法而強者。有因變法而弱者。其故並不在法。仍在立法之人耳。吾試下一轉語曰。變法不如變俗。變俗不如變心。

婿爲舅姑服總。今之禮制也。江甯人乃服麻之極細者如齊衰。此必不識字人誤總爲細。而譌以傳譌。遂以細麻當之。初不知其服之太重耳。留心禮制者宜革其俗。

古禮有爲世所通行而習焉不察者。如拇戰之三拳兩勝。卽投壺之一馬從二馬也。勝者之飲酒挂紅。卽投壺之請慶多馬也。賓帶果餌以歸。卽禮之自徹其俎以授從者也。舉箸以殺之在上者置於旁而後食。卽禮之食必祭也。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魏武帝曰。甯我負人。毋人負我。桓宣武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武三思曰。我不知何者爲好人。但與我好者卽好人。此等心思。賢者不免。一自奸雄道破。何其俊快乃爾。



佛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前世來世。以輪迴言。皆在不可知之數。何足以警惕世人。予特爲下一轉語云。欲知前生因。祖宗作者是。欲知來生因。子孫受者是。此卽大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之說。如此談理。自與虛幻者有別。

世系之數。應以本身起例。下至子孫。則順數。自元孫五世起。以至於無窮。此人所共知也。上溯祖宗。則宜逆數。亦自高祖五世起。以至於無窮。乃世人每以始遷祖爲一世祖。以下遞增。設傳系久遠。高祖曾祖。不將稱爲數十世祖乎。且始遷祖爲第一世。則始遷祖以上。又將何以爲稱。是舉而盡棄之也。其可乎。試取晉書賀循傳及韓文石君墓志。韋公墓志觀之。當可恍然悟矣。

江南祀牛女。每於初六日夜中。相傳南唐後主生辰適當七夕。宮人以其時當祝嘏。故先一日乞巧耳。此言頗爲近理。

林章甫中翰。有言曰。飽煖之患。甚於飢寒。應酬之勞。同於酒色。豪侈者聞之。如清夜鐘也。

予年五十九時。目患虛花。至今未愈。閱白樂天自通州與元微之書。有云。瞽然如飛蠅垂珠之在眸者。動以萬數。乃知樂天亦有此病。而較予更甚。其以爲苦學力文之所致。則予有愧是言矣。

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云。蟹受湯鑊之苦。比他物爲甚。未嘗不觸君子遠庖廚之心。及閱俞曲園茶香室叢鈔。引駢渠道人菴露菴雜記云。蟹生而母死。爭食其肉。水族之梟也。則老饕之嗜。可援以自解矣。文至六朝。初唐。靡敝極矣。於是韓昌黎起而振之。人遂斥駢儷爲俳體。此偏論也。夫文莫古於六經。而易

之文言。書之太甲諸篇。戴記之曲禮。幾於無語不排。後來如劉勰之文心雕龍。劉知幾之史通。陸贄之奏議。皆能運單行之氣於偶語之中。直如天際行雲。自然舒卷。亦何愧於積健爲雄也哉。

自時藝試帖興。而文氣日靡。雖賢者不免爲所漸染。如方望溪之時藝胎息古文。而古文反有時藝氣。吳穀人之試帖神似唐律。而律詩反有試帖氣。明眼人自能辨之。

王綱齋祭酒。燧賦才超妙。其耳衣中一聯云。雖回旋之風日颺。不入於余耳。無尺寸之膚不愛。故寒爲之衣。用古如己出。置之宋四六集。幾欲亂真。

鄂西林相國嘗謂杜少陵胡馬詩。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此二語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蓋良馬蹶躩奔騰之時。步步著實。所以說無空。又步步不越尺寸。所以說無闊。惟其如此。所以堪託死生也。張文和公謂此論甚確。能發杜詩之神髓。愚按公亦借以自喻耳。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徐凝詩也。今揚州有徐凝門。殆因凝所居而得名乎。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人多以廣陵當之。不知六朝時揚州治建業。遜爲參佐。廨舍必在江南。至唐以後。揚州始專屬廣陵。東閣官梅。與之無涉也。

韓翃詩。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專指楊花而言。非泛詠桃李也。兩句銜接始緊。劉禹錫詩。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言觀中已無桃花。只免葵燕麥。搖蕩春風而已。近人多謂桃花開過始開菜花。大誤。

蔣幼詹同年師。年未及三十而沒。先一年秋。會同遊後湖。朱子期孝廉。紹頤弔之曰。春風凋玉樹。秋水想金樽。未成篇也。今子期亦久亡。忽憶及此。誌之以見人琴之感。

大江自蕪湖以下。折而向南。六朝時之江西。今之江北滁州六合等處也。唐分十道。江南幅員最廣。宋代因之。分建康諸郡爲江南東道。豫章諸郡爲江南西道。元改爲路。亦仍其名。後人省南字以便讀。乃有江東江西之呼。江東復古稱謂無可議也。若以豫章爲江西。方向全易。名之不正也。實甚。旣爲總督兼轄。何

不仍統稱江南耶。虞道生所謂杏花春雨江南。忽聽春雨。不仍統稱江南耶。江南皆指江西。晉道生蓋崇仁縣人也。

安慶稱皖。蓋以皖公山得名。地志以爲皖。春秋時國。夫吳楚之交諸國。如舒、桐、蓼、六、星、羅、碁、布。未聞別有皖國也。即使有皖國。亦斷無公爵之貴。意者楚之屬邑。所謂皖公者。亦申公、葉公之類。爲縣尹之尊稱乎。句容以句曲山作鎮。應讀勾音。丹陽以赤楊柳著名。應作楊字。溧洲卽烈山之轉語。末下卽秣陵之省文。陸士衡所謂未下與鼓也。高消之有桐汭。在水經則合南江。不可以浙東之桐江相混。六合之爲棠邑。在漢時則曰堂邑。不必以山東之堂邑爲疑。此皆鄉邦輿圖所當辨其舛誤者也。

金陵街里之名。有極古者。多爲近人譌讀。如家長巷之卽察戰巷。察戰巷見三國志。今石觀音旁是。皆以音近而轉也。老虎頭之卽婁湖頭。

金陵有四謝公墩。一在冶城。安石與王逸少登臨遐想處也。一在土山。安石爲相時。築臺榭以擬會稽東山。卽圍棋賭墅之所也。至半山寺之謝公墩。則幼度之宅。其地有康樂坊可證。康樂爲幼度封國。與安石

無與。王半山之爭亦太疏於考據矣。若杏花村謝幼度祠側有土阜亦名謝公墩。特土人因其近謝祠而名之。輿地各志均未之載耳。

瞻園本明徐中山王宅。今爲布政使司署。而秦礪泉學士買明大學士何如寵之宅在大夫第亦名其園爲瞻園。取瞻望玉堂如在天上之義。隋尙衣園在小倉山。袁簡齋太史得之。改其字曰隨園。而明焦文端之子茂慈太守已有園名隨園。在東冶亭左右。顧文莊有詩詠之。是金陵有二瞻園二隨園矣。

儀鳳門外靜海寺。明三寶太監鄭和建。殿後有觀音大士像。立海島上。其下魚龍百怪。隱見出沒。蓋和在大洋遇風時。感神靈呵護。歸卽所見者。塑成供奉。以誌不忘之意。乃他寺皆效之。而塑海島觀音。吾不知其何所取義也。

予幼時遊南城大報恩寺。見正門內大殿封閉不開。問諸父老云。此成祖生母竇妃殿也。妃本高麗人。生燕王。高后養以爲子。遂賜妃死。有鐵裙之刑。故永樂間建寺塔以報母恩。與史志所載皆不合。疑爲謠言。後閱朱竹垞跋南京太常寺志云。長陵係竇妃所生。見於譚遷棗林雜俎。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卽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亦李淑妃產也。乃歎齊東之語不盡無稽也。

陸游南唐書刁彥能傳。金陵數大水。秦淮溢。彥能築堤爲斗門疏導之。此殆斗門橋之所由昉歟。飛霞閣據冶山之巔。實登臨最勝處。舊爲羽士丹房。今圯入學宮。幼時記一楹聯云。四面雲山齊繞郭。萬家烟樹不遮樓。又清涼山亭。吳達夫集古文一聯云。銜遠山吞長江。到西南諸峯。林壑尤美。送夕陽迎素

月當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皆與風景相稱。好事者可補書之。

同治初。過觀音門永濟寺。見禪房中一聯云。蒲團坐耐江頭冷。香火重生劫後灰。喜其工切。今閱廿餘年。再過無存矣。蓋山諸葛祠楹聯最夥。以顧石公雲。薦君一掬建業水。聽我三終梁父吟。爲最佳。今亦爲俗僧撤去。可憾也。

城東釣魚巷。爲妓寮所萃。江甯顧秋碧明經樓。三家居其間。訪翠客每有誤入者。明經署聯於門云。得過且過日子。半通不通秀才。以自表異。亦可想其風趣矣。

包慎伯世臣贈汪悔翁聯云。夙夜強學以待問。疏通知遠而不誣。集小戴記語如已出。蓋指其補南北史表志也。蔣紹由師轍亦嘗贈予聯云。吾曹所學非章句。少日結交皆老蒼。以蘇對陸。尤覺雄渾自然。

程閣老巷。側有衚衕名一鵝李家巷。相傳閣老微時。葬其先人墳地。爲李姓鄰所施。報以一鵝。卽發祥之墓也。故巷至今有此名。閣老名國祥。上元人。明崇禎時官大學士。

昏禮。壻親逆婦。謂之親迎。此禮江甯猶行之。近來乃於彩輿往女家時。別擇親友之少年者四人與偕。名爲迎親。夫授綏御輪。豈他人所可與。且業已親迎。又復迎親。於名亦爲重襲。是謂黷男女之倫。春秋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傳釋之曰。反馬也。卽今日回門之禮。其曰高固及者。夫爲妻綱之義甚嚴。近來江甯之俗。乃推新婦爲客。輿先夫行。是謂亂夫婦之序。此二事通行不過二十年耳。而失禮爲至大。士大夫家不可不亟正之也。

行夏之時。注家皆謂欲行夏正。此謬說也。夫周雖建子。亦復兼用夏時。周禮凡言正月者。謂建子月也。凡言正歲者。謂建寅月也。詩豳風一之日二之日。謂建子建丑也。四月五月以至十月。皆以建寅數也。春秋書月。以建子爲首也。書時。以建寅爲首也。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惟其兼用夏時。故孔子得以詔顏淵。所謂行夏之時者。卽敬授人時。不違農時之時。而非改易正朔之謂也。不然。孔子以儒生而欲變時王之制。從周之謂何。豈不陷自用自尊之罪。而裁及其身也哉。

案三國志。丞相亮南征孟獲軍還。係建興三年事。及十一年。耆帥劉胄背叛。馬忠督張嶷討斬之。時丞相尚在也。未幾。牂牁與古獠種復反。又延禧三年。越雋叟夷數反。嶷皆誘其黨衆。誅戮其豪。則南人不復反之言。未可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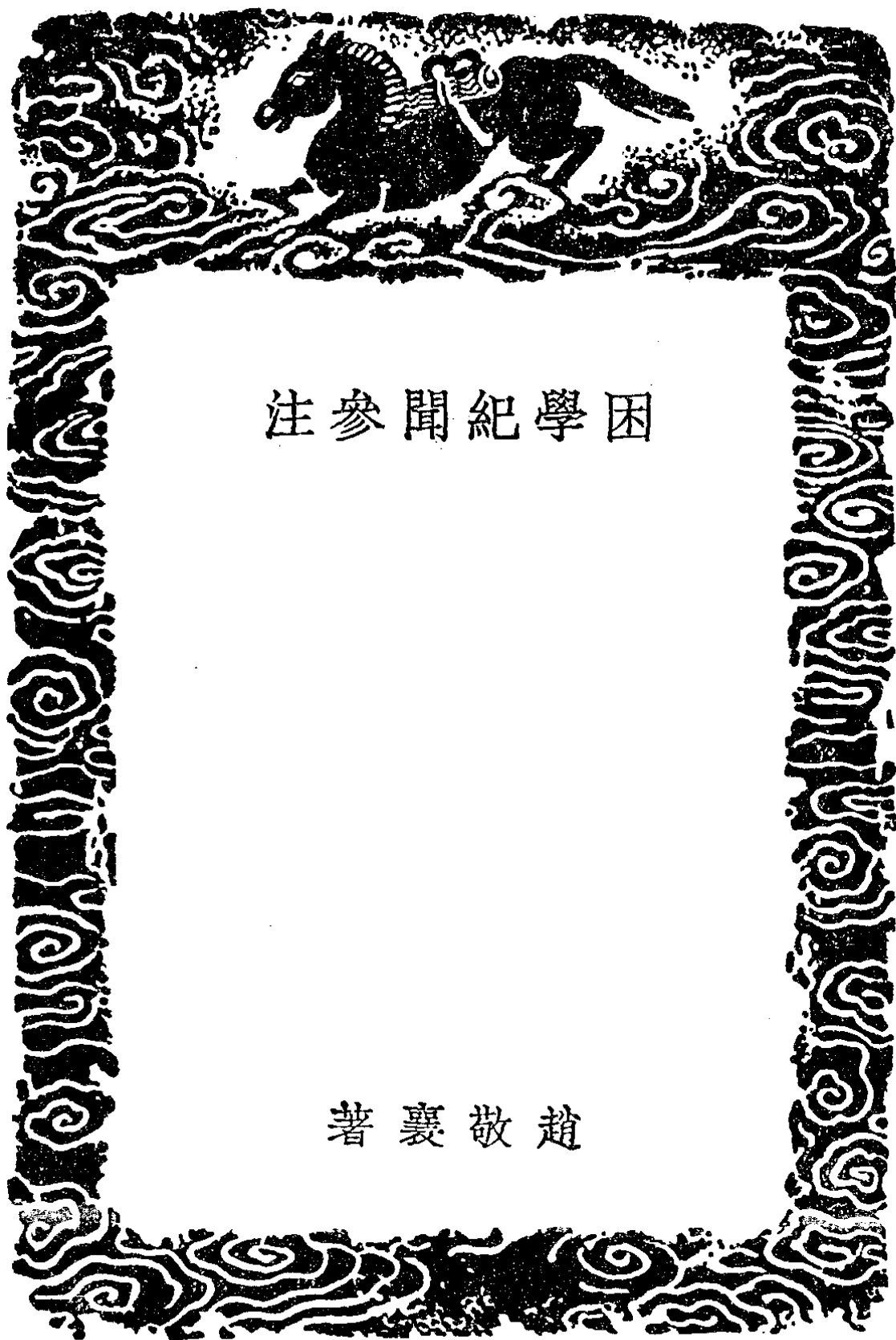
詩桑中孟弋。孟庸。公穀。姒皆作弋。夏後杞。郟之族。無可疑者。至孟庸。或注作鄘。則國名不得爲姓。且以國係氏。自來無此稱。謂今案左傳閻職。公羊作庸職。庸與閻通。當亦齊之官族。稍次於姜姓。故詩人類敍之也。

江南圖經。數山鎮曰茅。蔣。衡。廬。以茅。蔣。配衡。廬。相距太遠。且大小亦不倫。甘劍侯大令元煥云。此江南僅指江甯府屬耳。蓋衡與橫通。江甯有橫山。在小丹陽西南。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卽其地也。廬爲溧水東廬山。志稱漢嚴光嘗隱於此。是亦茅。蔣之亞。而豈湖南之衡嶽。江西之廬阜也哉。

建康實錄中尺字皆作赤。或疑之。今案說文繫傳。溝洫字下廣若干。深若干。尺皆作赤。蘇州有八尺湖。陸

放翁、楊誠齋皆有過八赤遇雨絕句。八赤卽八尺也。程鼎臣孝廉先甲云：古注赤子以其長僅及尺耳，可見尺赤相通。由來已久，亦段借之音也。

冶山第一樓踞西峯最高處。武進湯貞愍所建也。侯青甫廣文雲松題一聯云：於此見名山大川，雄城故壘，與君可清談高詠，痛飲狂歌。見竹居主人劍池閒話。其東麓道院今爲羽士所居。全椒薛桑根師贈以聯云：佳氣屬豐宮，賀四明尙有千秋觀；宗風留祕笈，陶宏景宜頌十賚文。又有瑞安孫蕙田師飢來白石，知堪煮，劫後瓊花不可尋一聯，皆極渾雅。



困學紀聞參注

趙敬襄著



因學紀聞參注

本館據豫章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困學紀聞參注

奉新 趙敬襄 竹岡 著

卷一 易

易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

按魯恭傳云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然則此奏所云夏至正謂麥秋四月立夏之後與

月令合王云不同蓋承章懷注誤以爲五月之夏至也

卷二 書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平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按九共帝告嘉禾皆在百篇之內伏生少所誦習  
豈但見之而已因壁藏歲久其文磨滅止得二十  
九篇以教而載其逸句於大傳中自來未有云秦  
火以前尙書止於二十九篇者也謂孔子無刪書  
事百篇而外仲尼時已亡尙可若謂九共等篇仲  
尼時已亡其謬甚矣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  
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于大  
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燄方張有議

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何云倪語非也蘇子瞻富公神道碑有重華協明之語亦將以爲罪歟 全云重華協明尙是汎言其德昆命則巽位矣且觀人當於其素富公蘇公君子也其行文本無他意無可致疑若寶慶大臣卽不至萌無君之心而諂之者不異班固之於竇憲矣時草制者爲陳晦又史氏之私人也何氏以倪語爲非強爲

之辨豈知深甯於此固有深慨也夫

按何說旣非全仍未核碑云相我三宗重華協明  
協明者三宗非謂富公猶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霸者桓公非管仲也若以重華比人臣而謂出於  
君子便無可疑不將啟文字之禍哉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爲一詩正義云  
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  
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九峯蔡氏  
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爲也

閻云尙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其實  
葵邱五命躬自犯者衆矣奚有于河

按桓公縱欲塞河安得如許土石況塞之保無汎  
濫得無欲自廣而適以自害乎緯書中候何足信  
也五命中桓公自犯者殊少立孝公爲太子未嘗  
易內嬖如夫人如之已耳未嘗以妾爲妻潛邱必  
謂康成爲是蔡傳爲非蓋通人之蔽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  
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然本無

臣字舊說不必改

按雖無臣字亦指邑姜爲是予有之文非可加於所尊且舅歿則姑老也

金滕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不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尙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疾甚殆周公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



欲爲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  
乃流涕曰孰謂周公且欲爲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爲  
成王索隱云不知出何書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  
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滕之事失其本末

闡云按不知出何書索隱指恬引故曰過可振而諫  
可覺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微誤會

按孔壁之古文伏生豈有不見之理特不能見梅  
賾所上之古文爾若金滕乃今文二十八篇之一  
非古文也今本書大傳但云成王不葬周公子周

而莖於畢其雷風等語亦見後漢書周舉傳注引  
尙書洪範五行傳釋之然則以爲周公薨後者殆  
漢儒釋洪範五行傳之異說史記因之而師古註  
梅福傳誤以爲書大傳與其蒙恬傳索隱云不知  
出何書實指成王有疾事深甯不誤本文故曰上  
有臣字則過可振而諫可覺明係蒙恬語而尙待  
攷其出何書乎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以丕爲負索隱引  
鄭元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本此

晁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方云隗囂在康成前豈本康成哉蓋古讀如此 萬云朱子取晁以道之說

按本此之此指史記非謂康成方說誤若晁解則最爲不通雖云朱子取之亦恐有誤且周公何自知後世有責其侍子之事而以揣度上帝乎後世責諸侯侍子恐其反也上帝亦恐三王篡已而責其侍子乎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卽脫簡歟

閻云此自雄較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也 全云向雄相去幾時閻說非

按東吳王氏尙書後案謂韓非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蓋當時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

揚雄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說亦非雄校書天祿  
正中古文非特未嘗全亡并無脫簡不容據混入  
之別本酒誥通篇言酒亦不能混入他篇韓非特  
以其皆誥康叔語故統云康誥耳據法言問神篇  
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  
夫俄空明指序文而言不然則百篇之書亡者豈  
獨酒誥乎今書序云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  
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雄或因序文不言止  
酒之意故云俄空歟

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爲禮之變蘇氏以爲失禮朱文公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劉韶美議曰唐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乃一時答問未爲定說也

何云朱子語錄特耻其說發自蘇氏耳 萬云宋史  
劉儀鳳傳雖是其言竟用栗議按朱子云云實乃至  
論林黃中之言不可廢也

按此正周禮無可疑者謂爲變禮已非議其失禮  
尤謬周公制禮必不如唐世奸臣諱國恤不言周  
公旣歿召公見存豈容撥弃禮文備一時之冕服  
以爲快如蘇言非詆康王直駁周公殆於言樹藝  
而薄神農講鑿藥而譏黃帝也微周公烏知所謂  
喪服而漫云爾乎三年之喪一脫衰服則爲非禮

不知爲此說者居喪盡能合禮否乎若尊號乃唐世不經之典宋人尤而效之孝宗旣立太上之名已正矣尊號之上雖不得已獨不能少俟服除邪韶美議是黃中議非不待智者而後知於卽位之禮毫無干涉王因韶美而疑語錄萬援語錄以庇黃中皆失之若何評則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



聞云余仍古注以爲聖經之變例且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

按禹貢錐指呂梁距河百五十餘里狐岐距河三百三十餘里胡氏以爲太遠必從僞孔傳指爲距河五百餘里中隔漆沮涇洛之岐山然瀟水經呂梁勝水出狐岐皆入於河汎濫之灾延及三百餘里極不足怪若如僞孔說禹旣鑿龍門卽寘河不事西行五百餘里俟涇屬渭汭漆沮旣從然後轉而治大原岳陽施功無此理紀事亦無此法五百

餘里非遠而三百餘里則爲太遠大約不詳事理  
以時代先後爲是非實近儒通弊故潛邱明知孔  
傳爲僞於此復以爲古注而從之

### 卷三 詩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  
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  
女之志則怠

按泉水竹竿之衛女皆非爲嫁娶而作此云衛女  
殆有狐詩序所謂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者但

不必云寡婦鰥夫耳

劉原父云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言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矢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

方云既無辭安得有詩 萬云按孔子世家漢書藝文志王吉龔遂傳皆云三百五篇則餘六篇無辭有明徵矣鄭元始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陸氏釋文亦承鄭說

按方說得之攷華黍詩序正義云此三篇既亡其

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唐人正義大抵失之附和惟此條駁及詩序深爲有見若馬班王龔皆在六篇旣佚之後但可云三百五篇無惟也

說文敘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

按說文敘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蓋五經之說不一惟論語孝經止有今古文之分所謂皆者指此二經而言深甯語微誤

卷四 周禮

李泰伯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

按賢臣安有以婦名官者

欽定周官義疏世婦卽三夫人以下允爲定解統名世婦猶外臣統名大夫數止八十四者官不必備也

卷五 禮記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蕢二事見之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

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

按禮記篇名大率取諸篇首此篇第二句檀弓免  
焉故以爲名耳弓弔於公儀氏孔子尙存而篇內  
紀魯繆公稱謚繆公之卒距孔子卒一百二年書  
非弓作明甚必以篇名爲作者則論語第十五篇  
亦衛靈公作孟子首篇亦梁惠王作乎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  
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

按目錄本之杜預預本不知推步但就傳文月日

以臆編排有不合則云經誤江慎修謂左氏所書  
皆晉史晉於上年置閏而魯不置閏其說可信以  
鼎銘考之則衛亦上年不置閏丁未實魯衛之七  
月朔故六月有丁亥而四月有己丑也不然續經  
特地書至孔某卒何緣有誤卽云傳寫之譌而鑄  
之鼎上者何以亦誤且衛侯之入明書己卯與申  
生不鄭之殺但書時者不同若衛侯入於閏月而  
己卯爲聞告之日則天王崩及外諸侯卒皆以赴  
至之日爲崩卒之期有是理乎

卷六 春秋

劉原父謂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  
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閻云三禮二字不可曉窮思似是修爲二字質諸公  
羊傳疏頗合 全云三禮二字當是三註謂其稿累  
易而成

按三禮二字當是參理之誤據朱子文集謂何休  
謂字本作病病其於舊史原文非聖人筆削者穿  
鑿生義也閻全二解不知出處說成何氏修春秋



又似休曾見二書皆謬

西疇崔氏曰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

按今本春秋桓十年五月有夏字昭十年書十二月不繫之冬非十二年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按君不射指鳥獸而言無妨古有射魚之事但據

本傳之文以駁其義恐未必然

卷八 孟子 小學 經說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法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固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

何云班氏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自來止齋蓋卽據傳贊駁顏注耳 閻云食人食二語卽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耳不必

泥班志 錢云狗彘食人食猶言粒米狼戾耳閻氏  
好駁朱注獨此條仍申注義與王氏立異其實不然  
按顏注及閻說是班固以下皆非孟子方進惠王  
以王道何但責其不能斂發若奪民時不制民產  
而但行平糶其視移民移粟得毋以五十步笑五  
十步乎

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  
十先三十一仙

萬云音論廣韻五卷上平聲一東至二十八山未知

鶴山所見唐韻於何處多添一韻

按玉海引集賢注記天寶十四年撰韻英五卷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韻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此文總散不符如合爲五百八十韻則當云四百二十九或云一百四十一如三十九五十一不誤則當云合五百九十韻然其不止於二百六部則同攷二百六部之分據其末則陳彭年等之書有廣韻可證原其初則沈約之舊有約集諸詩賦可證何緣有四百餘部五

百餘部之多深甯引入玉海而不置一詞未詳其  
解書以竢質 又按獨用同用之註在唐則許敬  
宗所定見封氏見聞記在宋則賈昌朝移并窄韻  
十三部見東齋紀事及玉海所謂十三部者蓋并  
欣於文并嚴凡於咸其嚴韻字又入鹽韻并隱於  
吻并儼於儉忝范於謙檻并廢於隊代并焮於問  
并醜於豔榛梵於陷鑑并迄於物并業乏於洽先  
時百十七部至是始定爲百八部後又并拯等於  
迴證嶮於徑爲百六部也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

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鑿石也

按序文未嘗以參爲文宗時也其上文敘祿山之亂繼云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云云然後云文宗定五經鑿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蓋儒學傳三卷詳於初盛而略於中唐以後故特著明之言參止此一事不能立傳旣云一二則此二句非一事可知特參非奉勅所爲

臣不可先君故先言文宗後言張參耳縮相代宗  
正參是正訛文之時鄭覃相文宗則定五經鏡石  
之時也深甯誤以此二句爲一事故云參特書于  
壁非不知後來有石刻閻謂深甯未見搨本亦誤

卷十一 攷史

戰國有兩公孫宏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  
山言司馬熹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爲三韓子  
曰公孫宏斷髮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萬云按容齋四筆云後漢明帝時有幽州從事公孫

宏交通楚王英見虞延傳又按晉惠帝時亦有同姓名者爲楚王瑋長史見王渾潘岳楚王瑋傳

按晉惠時之公孫宏本是宏字非與平津同名

樂書得神馬渥注水中爲太乙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爲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注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宏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居淮陽十歲而卒則元封四年也去太初



四年尙六年樂書不亦厚誣古人哉况黯未嘗爲中尉也史記十篇有錄無書樂書非遷之作明矣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按武帝紀元狩二年夏馬生余吾水中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天馬第十凡二首前一首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其歌首云太乙况天馬下卽樂書所謂太乙之歌然是年春宏已卒樂書之誤無疑但以此誣宏亦無大不是耳黯卒於淮陽當在元封二三年間唐云四年徐廣云元鼎五年皆誤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曰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姑之夢蘭爲已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妄

按夢豈有例可援史遷容或語誤正義駁之亦太拙矣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左氏正義曰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

差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

閻云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成公八年大書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蓋朔已前死矣  
何云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爲無據疑戰國時任  
俠好奇者爲之 全云洪景廬亦嘗辨之 屠云按  
六國世家紀事莫如趙之誣謬 萬云按新序節士  
篇說苑復恩篇所載與史記同非傳信也容齋洪氏  
云嬰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  
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

爵勅河東路訪尋遺跡絳州指太平縣他邱壟以應  
詔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廟食於絳除處厚將作  
丞所獲幾何貽笑無極

按二說自可竝存諸家抵死闢子長之妄似乎枉  
費氣力且非樂道人善之義朔之死固不見經亦  
未嘗明見於傳安知非病廢於家以非軍將故不  
書其殺乎晉語有屠岸夷奚齊卓子旣殺之後里  
克等使告重耳於翟者賈或其後是時晉討弒君  
之罪賈爲司寇實掌刑戮容或有之石季龍之剛

暴有司且就懷中奪其子之子而殺之卽其例矣  
若聽讒而殺無罪何爲竝進讒者而黜之莊姬欲  
殺同括可矣何故與腹生之幼子爲仇而棄捐已  
分之田必以處於宮中爲快讒言旣可行於晉侯  
何獨不能以告變免於從坐祁奚亦當時賢者何  
以冥然受其田而不辭同佐下軍括佐新中軍於  
晉侯無纖芥之隙何自疑其爲亂爲亂必有所立  
當時欲立者何人聽讒之君聞則有之行譖之臣  
奸則有之未知其明且強也古人多以國邑爲姓

宋未必趙孟之後然旌獎義夫亦是美事何至貽  
笑無極必從左傳加國姓以中葶之醜然後免於  
貽笑無極乎嬰曰固俠士何爲刺客鉏麇則誠俠  
士刺客矣何獨不云春秋時無此風俗乎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自亂其例

按史記之例嘗宰制天下則爲本紀關於天下大  
局則爲世家其時未有以黜陟爲褒貶如說春秋  
者紛紛之論義門云例不可議是也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

爲淮南王相洪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卽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何云此論審 萬云按通鑑於文帝前三年書是歲釋之爲廷尉兩漢刊誤補遺據本傳謂是後三年以表爲誤而通鑑失於訂正非也

按釋之爲廷尉實後三年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說是表及通鑑及洪何萬說皆非據傳釋之爲騎

郎十年不調中郎將爰益知其賢請補謁者益於文帝卽位始爲郎中後乃爲中郎將而釋之拜謁者僕射後爲公車令中大夫然後由中郎將爲廷尉三年之內安有如許遷除釋之爲公車令劾奏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按文帝十五年梁孝王來朝釋之劾奏蓋在此時若三年以前則二年始置梁國封懷王安有入朝之事釋之爲廷尉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結爲親友條侯爲中尉在文帝後六年然則釋之爲廷尉在文帝後三



年承廷尉信之後至景帝元年爲淮南相而廷尉  
歐繼之蓋傳雖無歲月而排比事迹不容有誤表  
則史公不載九卿班固猶踈誤以後三年之事入  
前三年固其所耳

卷十二 攷史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  
不載五屬國之名 原注表云三年 攷之地理志屬國都

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  
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

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閻云按日勒止載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注可見 萬云按閻說與陳元粹注錢文子補漢兵志合考宣紀五鳳三年始置西河北地屬國故王氏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按匈奴傳張掖屬國都尉郭忠擊匈奴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矣書此俟詳考

按地理志張掖郡下注云故匈奴昆邪王地則日勒都尉爲屬國可知陳閻二家未觀此注徒見金城北地郡下皆無屬國字獨西河之美稷有之故

明知其置在後而不能不以此當五屬國之數也  
但張掖郡有三都尉何以知爲日勒而非番和居  
延蓋番和下注云農都尉治則非屬國都尉居延  
下但云都尉治而後漢志張掖郡外有張掖居延  
屬國注云故郡都尉安帝別領一郡是居延爲郡  
都尉與郡守同設於太初元年在元狩置屬國之  
後十七年張掖屬國都尉之治日勒可知深甯考  
據之精如此

卷十三 攷史

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爲于禁源懷

閻云按于禁斬平昌豨時豨已降源懷効于祚元尼  
須僅罷官亦似有別

按三國志冀州平平字連上文讀下云昌豨乃姓

昌名豨謂豨姓平昌者誤

王導之孫謚授璽於桓元謝安之孫澹持冊於劉裕此

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原注無忝乃祖一陶淵明而已淵明大司馬侃之曾孫

閻云兒子詠有辨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  
命子詩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不知此詩

原陶姓顯於漢初功臣陶舍直至晉有長沙公出六  
章方挽到自已祖考更參以贈長沙公詩序云祖同  
出大司馬大當作右卽舍果真出於侃此龔公爵者  
方爲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旣遠且侃廬江  
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址貫亦不同家譜多  
不足信余因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又曰按  
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  
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耶 錢云據淵明命子詩  
其爲侃之曾孫確不可易且沈約宋書已云曾祖侃

晉大司馬矣休文修史在齊永明之世豈始於昭明乎陶舍始以右司馬從漢王後以中尉擊燕代封侯使淵明追稱遠祖舍當云愍侯必不稱右司馬也左右司馬漢初軍中微末之職淵明豈不諳官制者乃略其重而舉其輕必不然矣閻氏於史學本非專家又徇譽兒之癖詒誤後學非淺

按詠辨可云謬極錢駁是極宋書晉書南史皆云侃之曾孫不知三者而外更以何者爲正史乎引陶詩序而改大爲右則所引乃改本陶詩何以爲

自著乎史學固非閻氏所長地理實其專家當侃  
初仕時尋陽縣屬廬江郡故爲廬江郡尋陽人及  
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立尋陽郡  
是時侃年四十九當爲尋陽郡尋陽人及義熙八  
年省尋陽縣人柴桑是時淵明年四十八故爲尋  
陽郡柴桑人閻氏於此亦不一檢尋而云址貫不  
同又不知從祖舅弟之子爲族舅弟又謂淵明自  
有祖不藉侃而後重然則非其祖而援以命子其  
異於崇韜號泣汾陽墓者幾何而陶肯爲之哉孟

府君傳秉筆時自當云陶某第十女編集者易之耳

卷十四 攷史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閒不容穢鄭伯克段于鄆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爲投機乎晉欒書將弑厲公召士匄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何云博謀英衛無乃機事不密當時自府僚數人之外未必參同新史仍二人家傳虛詞耳



按太宗所以致人倫之變是根本上之差此時不可不謂投機必束手待斃亡其身而卽亡其家國天下未爲賢也不得以樂書弑君賊比若二李正未可竝論勳一言喪邦始終止是一無賴賊乃許敬宗李義府之流烏知所謂人倫者哉新書二李傳不載此事衛公此時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卽位始授刑部尙書烏從而問之安州今安陸府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

佞之徒神其事

萬云宋藝文志張唐英唐史發潛六卷今佚

按張說極是此特其謀僭竊時篝火狐鳴之說宋  
祁無識載於袁李傳而謂淳風諫太宗不濫誅爲  
方技中之卓然有益於時者尤極可恨如其所紀  
已在宮中太宗所親愛則旣明知爲武氏矣以朝  
夕侍側之人知其數十年後當受終改姓殺子孫  
且盡然而王者不死不可殺也殺之則更生少者  
而子孫無遺類是視天爲剛很自用與人爭勝若

無道主之所爲且使數皆前定則子孫有遺類與否亦前定也淳風敢以是欺太宗而太宗遂謹守其天下以待此人受終長養其子孫以待此人殺戮有是理乎信如斯言淳風生前漢之季必助莽後漢之季必翊操而史氏亦皆謂其卓然有益於時也

唐宗室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

錢云李福使相非真宰相 萬云宗室宰相傳贊唐

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云云

按宗室表定州刺史房有麟相肅宗表注遺之而數福表但云福同平章事不云相僖宗錢說得之傳贊九人則遺麟及宗閔知柔而數福也贊云李程和柔萬誤和爲知知柔仕凡四紀常爲宗室冠非無所發明者

藝文志員俶大元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宏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俶九歲升

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爲正

按開元四年倣之祖半干猶未著籍京兆其時亦無宏文館之名作十六年者是家傳敘事容有夸大之詞紀年則出於其子之手不容有誤泌生於開元十年卒於貞元五年年六十八不能移向開元四年也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

按以前皆后所生故無並配耳必沾沾於此則以前無失禮而宗廟不血食者十餘年何如失禮之猶瘡與

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世系表梁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

萬云唐表蕭氏宰相凡十人遘詩不數至忠唐史不數至忠與鄴

按詩及史皆云葉葉者代數非人數也瑀下一代

無宰相三世有至忠四世嵩五世華六世復鄴七  
世俛倣八世寘九世遘史不數無宰相之一代故  
云八詩并數之故云九爾至忠與嵩父同十八世  
祖之兄弟稱皇舅房餘皆齊梁房鄴與復同十世  
祖之兄弟其八世祖爲貞陽侯明梁武帝之兄子  
餘皆昭明太子之後瑀爲昭明之曾孫嵩瑀兄之  
曾孫華嵩之子俛倣爲從兄弟皆華之孫復華弟  
之子寘復之孫遘寘之子

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

原注見昌

黎元稹爲越州復奏罷之原注見白樂天集蓋嘗罷於元和而

復貢於長慶也

閻云按稹奏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若孔戣奏罷則在元和二年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戣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乃合鄉邦故實

按此二事新書本傳皆有之不獨見韓白集昌黎集注引眉山孫汝聽良臣曰元和九年六月以戣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卽奏罷蚶菜之



年後三年憲宗猶記其事特用爲嶺南節度又三年正月穆宗卽位復令供進在長慶未改元之前元云以一縣令論罷或孔公據華州屬縣所論而奏罷之間以孔之奏罷在元和二年誤甚元奏狀明云起於四年安得二年前已有乎推尋其故乃是誤讀昌黎墓誌誌云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權知尙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所謂明年乃權知右丞之明年也孔爲諫議大夫劾纖人

李涉留吐突承璀已是五年後事安得爲華州刺

史於二年乎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攷之伉是時爲學士非待詔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疎

何云唐時翰林待詔凡山人僧道皆是非官名 又云對仲父而言之則爲賤且疎矣王氏特著之以激後之爲詞臣者也

按唐之翰林學士亦非官名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雖對仲父言仍不可謂賤且疎東坡特據程元振傳以爲待詔故云然耳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爲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

何云按第十三卷所載長賢非有溢美况僅附見魏收之後耶 全云彥謙不過賢其先見耳

按隋書彥謙傳頗佳不第賢其先見長賢傳則惟見於北史非鄭公所監修雖在魏收之後而各自爲篇非附見義門所謂第十三卷則但據此書也

### 卷十五 攷史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

按二說均未可信漢唐租賦不能減於十一加十

倍則盡取之矣豈宋之民皆終身枵腹者乎

卷十七 評文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由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攷之登科記信然

按唐人鄉貢試於禮部則爲舉進士藻貞元七年登第詹八年登第而三年前已舉進士有名令之擢第於神龍二年距貞元初八十年其時未有福建之名昌黎文不誤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予長在

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按此論字似謂譚論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按碑文下句云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蓋以流對取儲對思注未爲誤沈文格甚卑特取對仗整齊若秋儲是二人則於流睇爲不稱矣

澹菴云韓安國不能几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按子敬此時年方十歲賦詩不成未足恠也

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  
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

按禾絹字不可解宋明帝諱或或當時取黍稷或  
或之義以禾稍目之與稍音消麥莖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

何云南豐不附新法禮閣新儀序皆發明禮之當變  
殆不指新法也 全云其中亦有指新法者何氏讀  
之未詳耳

按序言古變爲今正與新法之強欲變今爲古大相柄鑿深甯非不知南豐不附新法亦非但其中有指之者已也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鬼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

何云論道經邦出於古文尙書未可以詆挫彥和也  
又云劉彥和或不讀古文尙書 又云書中議對  
篇卽引議事以制

按彥和梁人安得不讀梅賾之古文尙書此特偶



然失記耳議事以制則亦見左傳非但周官

卷十八 評詩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  
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道七曜於中  
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  
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  
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  
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  
碑而用其語也

按碑文此係闕首四句其下云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則此四句不過汎言星象比聖人之道於天謂治亂雖殊道終不變耳北斗七星在辰巳二宮及三台星之上故云南指云中階遁者循環運轉之意華蓋六甲在酉戌二宮之上故云西臨皆舉垂象之大者言之有何難解若一行所說出自何書闕闕以來無位聖人有幾夫子生時有是祥與否北斗建午則是初昏太陽何由得在南方就令月與五星

雖不見而實連珠合璧於南方北斗又何緣建午乎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按王詠張良兩見皆未見其訂定是非之處牧之詩實高於摩詰然摩詰作詩時本事如是雖牧之當此亦只能作如此語未可以其爲終身之讖而譏其學有淺深識有高下如珊瑚鉤詩話所云也鴈湖注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間樂在

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

按二句言恩有淺深其不知心一也人多誤會且感恩知己韓文分爲兩事正詩意所本如謂明妃遣嫁爲樂何以上云垂淚下云可憐乎元長不知詩徒見安石後來決裂遂於語言文字吹求謂如此則劉豫不是罪過然明妃是奉命和番劉豫豈曾奉旨投拜乎雖奉命如燕子之仍是大逆此與香山少作黃金贖蛾眉之語同一擬不於倫也鴈湖謂詩人務爲新奇而不自知其言之失然范公

傳致亦深矣此仍是未知詩意而作此調停詩誠  
不易注哉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錄  
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駟鐵胡  
爲而收之也

按車鄰駟鐵編詩者之所收昌黎正恐人謂陋儒  
指孔子故須著此兩句致堂本不知詩難與言也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方徼  
狂疾之功以爲名

按定遠撫綏絕域勝孟堅之媚竇憲而隕身牢戶  
多矣安得以狂疾詆之

卷十九 評文

甯皇服藥赦文陳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  
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天下誦之  
謂寫出甯皇心事

何云閩校甯作壽陳作倪 全云閩校亦未可據俟  
考

按陳貴誼字正父福清人慶元進士

卷二十 雜識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爲王巾

何云巾古左字 程云焦氏筆乘續集王簡棲楊用

修辨其名爲巾音徹不爲巾亦非也說文竹从兩個

个亦作箇據字簡棲知其爲个耳余謂簡棲於巾字

巾字並難通於个字亦費解姑從其說然此等處斷

宜闕疑

按以字簡棲度之角巾棲遜簡於應接巾字爲近

徐氏說文通釋作巾或別有據若作个則杜撰不

通無解之甚奚可從也山自音徹古左字隸作ナ  
何說亦非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注云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明星出  
時佛從右脇墮地卽行七步蓋陋儒之佞佛者傳會爲  
此說

按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是一句明星出時是一句  
明星之出每日有之若明字連上讀當云星不見  
或云星沒不當云出也句讀且不知佞佛之徒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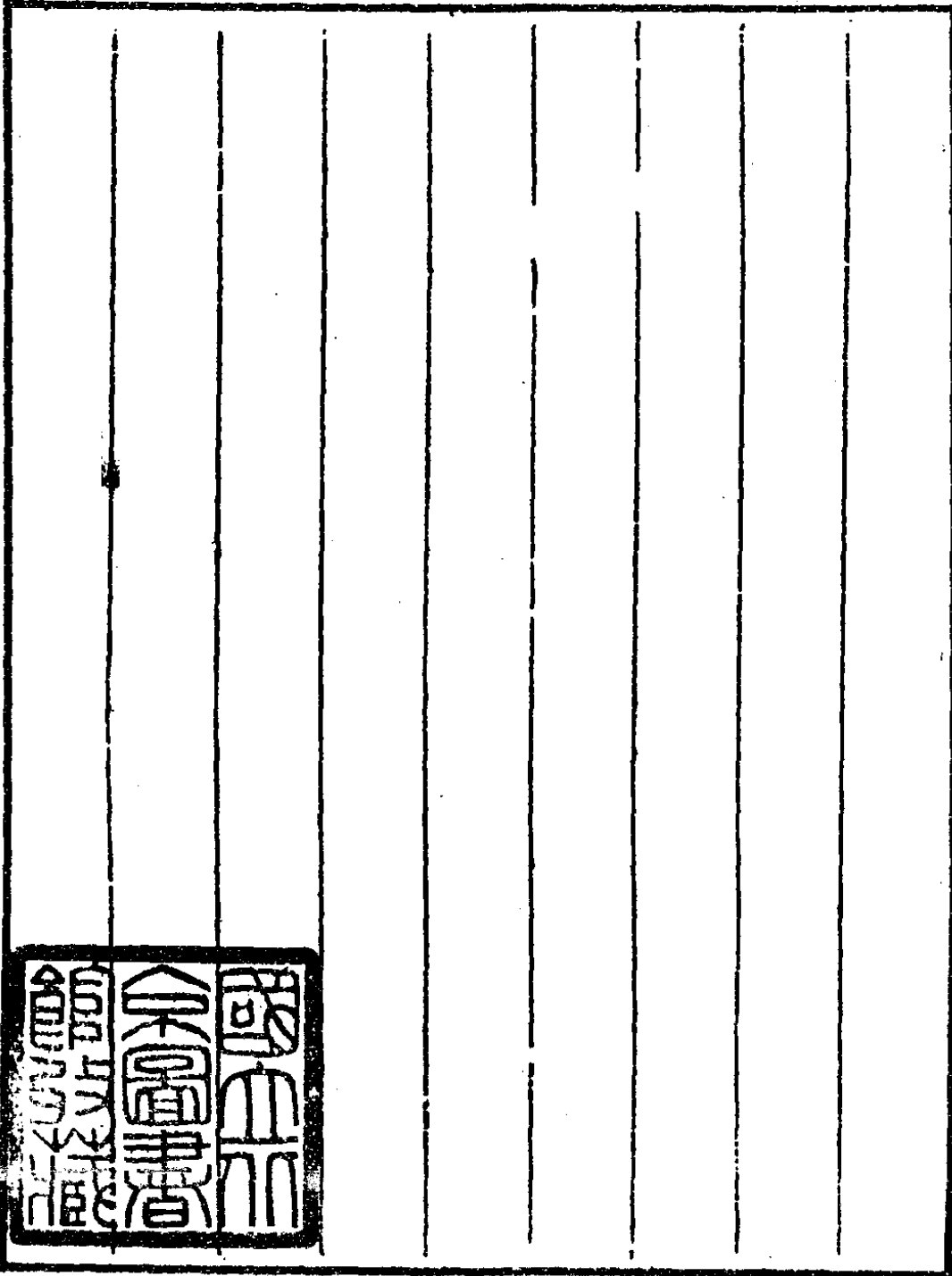


陋若此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爲之何哉何云馮定遠云唐以老子爲祖那得廢其法當時只是沙汰僧尼道士耳

按唐高祖紀武德九年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庚申秦王殺建成元吉復浮屠老子法厚齋本此綱目則云沙汰僧道義可相通乾封元年始尊老子爲元元皇帝高祖何由知四十餘年後有

不肖之孫將以爲祖而不廢其法乎雖其時微太宗亦終不能廢要不得謂其事爲子虛烏有耳



三十年四月五日

談 齋 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三他其及筆隨軒蘭握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各埠  
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張增綬天) 合

G五三三二上

章



|     |
|-----|
| 3   |
| 4   |
| 368 |